

說

庫



嘯亭續錄目次

卷一

純皇后之賢德

大雩

御營制度

袷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

太廟用王府中太監

十五善射

曲宴宗室

廷臣宴

茶宴

山高水長殿看烟火

除夕上元筵宴外藩

大蒙古包宴

賜福字

賜荷包燈盞諸物

派吃跳神肉及聽戲王大臣

大戲節戲

端午龍舟

御前大臣

紅絨結頂冠

金黃蟒袍

香色定制

朝服龍團

四團龍補褂

大臣賜紫

宗室公賜紫

穿朝馬

黃馬褂定制

花翎藍翎定制

親郡王賜三眼花翎

雙眼花翎

外官賜花翎

賜奠

賜宅羅經被

賜宅

清字經館

石經

千叟宴

宗室宴

北郊齋宮

親禱

射布靶

文臣射鹿

奏事處

奏蒙古事侍衛

常朝

萬壽節

本朝祧廟之制

薦新

射牲

皇后入廟之制

壽皇殿

安佑宮

皇史成

皇上日閱實錄

喜起慶隆二舞

武官乘轎

鷹狗處

上虞備用處

虎鎗處

御鎗處

善撲營

嚮導處

蒙古醫士

批本處

翻書房

上書房

南書房

如意館

廷寄

上諭館

國史館

本朝欽定諸書

卷二

韓旭亭

張雲汀

黃雅林

尤水村

超勇親王

褚筠心

富秀生有髭

張漢潮渡漢江

裨事數則

王文靖

查初白

先恭王之正

張夫子

海神祠

佟昭毅

吳六奇

郭尚書

趙恭毅

費襄莊之殺活佛

百菊溪制府

李仲昭

李鴻賓

勒相公

金司寇

許壯烈

張總兵

成知州

劉文清語

佛典屬

劉鳳誥

德尚書

帽頭氈帽

明恭政

劉清

小說

考據之難

明人論先烈王

定數

海超勇盜馬

郭汾陽逼娶妾

元裔之多

本朝待外國得體

二逆少子

諳達

蔡恪郡王

陳壽山

顧星橋

本朝富民之多

麻狀元

王文肅

陳文肅

王功偉

卷三

明史稿

曉屏相公

和相見縣令

質莊王義犬

伊總憲

胡桂畫

關槐

圖文襄公厚德

劉全母

王西莊之貪

鐵冶亭尚書

玉閨峰侍郎

蔣元亭侍郎

熊鉛山司寇

陸大司馬

彭氏科目之盛

鮑雙五侍郎

陶珏卿

慶丹年相公語

姚姬傳先生

楊升庵詩

福文襄王夫人

明太傅家法

蔡葛山相公

王鴻緒

朱文正宅湫隘

性情之偏

古史筆多緣飾

報應之爽

盜賊之訛

舒文襄公末節

年大將軍先兆

朱文正公之直

夜談隨錄

松相之謫

詩文澀體

服飾沿革

貴臣之訓

明相國

安三

明春二公論戰

朱檢討題詞

譎諫

流俗之言

置歲不用閏法

牧庵相國

李賡芸之死

刑部郎官

阿爾裨畫

煤駝御史

國朝別裁集

吳制府

胡合庵

畫晦

孫文正取四城

法時帆謔語

睿忠王致史閣部書

洛翰

侍衛結銜之悞

魏柏鄉相公

乾隆初年督撫

元初人物之盛

李御史

滿洲跳神儀合於禘祭

自鳴鐘

史書氏族

轉庵和尚

王奮威

佛言須彌山

和相後裔

名臣論識

湯義仍製曲

以羊運糧

清汲修主人著

純皇后之賢德

孝賢純皇后富察氏文忠公之姊也。性賢淑節儉。上侍孝聖憲皇后。恪盡婦職。正位中宮。十有三載。珠翠等飾未嘗佩戴。惟插通草織絨等花。以為修飾。又以金銀線索緝成佩囊。殊為暴殄用物。故歲時進呈。純皇帝荷包。惟以鹿羔毳絨緝為佩囊。仿諸先世關外之製。以寓不忘本之意。純皇每加敬禮。後從上東巡。崩於德州舟次。純皇帝深為哀慟。故於文忠父子恩寵異常。實念后之德也。

大雩

本朝列聖憂勤民瘼。每於雨澤愆期。必敬謹設壇祈禱。乾隆七年。特旨。每歲已月擇日。行常雩禮。如冬至郊壇之制。皇帝躬詣行禮。所用敬衣旗幟皆皂色。以祈甘霖速降。常雩既舉。如未得雨。先祈天神地祇。太歲三壇。次祈社稷。遣官各一人。皆七日一告祭。各官咸齋戒陪祀。如仍不雨。還從神祇等壇祈禱。如初。旱甚乃大雩。皇帝躬禱昊天上帝於圓邱。不設鹵簿。不除道。不作樂。不設配位。不奠玉。不飲

福受昨。三獻樂祇用舞童十六人。衣元衣為八列。各執羽翳歌。純皇帝御製雲漢詩八章。餘儀與常雩同。祭後雨足則報祀之。所以感格。蒼穹軫念農業。實為自古所未有也。

御營制度

凡列聖每歲秋獮木蘭巡幸直省。除近畿數處。建行宮外。其他皆駐蹕牙帳。名曰御營。亦崇尚儉朴。兼不忘本之意也。定制護軍統領一人。率其屬預往。相度地勢廣狹。同武備院卿司。幄及工部官設立行營。中建帳殿。御幄繚以黃漆木城。建旌門。覆以黃幕。其外為網城。正南暨東西各設一門。正南建正白。東建鑲黃。西建正黃。護軍旗各二。東西門側三。設連帳旌門。領侍衛內大臣率侍衛親軍宿衛。網城門八旗護軍統領。率官兵宿衛。又外八旗各設帳房。專委官兵禁止喧譁。御營之前。扈從諸臣不得駐宿。東四旗在左翼。西四旗在右翼。均去御營百步。扈從人等各按翼駐宿。皆北上。最前為王公。次大臣侍衛。其次大小官員。扈從人等皆按旗分品秩安立行帳。御前大臣內府官員人役均駐北面。去行營二百外。前鋒營相形勢設卡倫於路左右。各豎飛虎旗幟。以為偵哨。以禁行人之誼罵者。其中頓營或一

或二。各視途之遠近焉。

袷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

乾隆中。純皇帝念宗廟執事禮宜盡用近支宗室。駿奔襄贊。以聯本支百世。敬迓神庥之意。故命歲暮太廟袷祭。凡捧帛執爵諸執事官皆用。聖祖以下宗支諸王公將軍充之。特賜花翎。以優寵焉。視明代惟使齷齪黃冠數人濫充助祭者。真超越其制多矣。

太廟用王府中太監

乾隆八年。純皇帝以太廟中司香太監為太常寺召募。悉皆庸悍老稚。宮府所不收留之輩。借以充數。不足以昭誠敬。故命自仁皇帝以下王公府中各交太監二名。以備廟中司香灑掃。復賞給七品首領一員。以司其屬。不惟下聯宗室之情。而各王公皆選青年潔淨者充之。奔走廟廷。以昭明禋之禮。典甚鉅也。

十五善射

國初定制。選王公大臣以及滿洲武官中之善射者十五人。充禁庭射者。賞戴花翎。凡皇上御射。皆侍其側。命射則遞射之名十五善射云。

曲宴宗室

每歲元旦及上元日。欽點 皇子 皇孫等及近支王貝勒公。曲宴於乾清宮。及奉三無私殿。皆用高椅盛饌。每二人一席。賦詩飲酒。行家人禮焉。

廷臣宴

每歲上元後一日。欽點大學士九卿中之有勳勳者。宴於 奉三無私殿。名廷臣宴。其禮一如曲宴宗室禮。蒙古王公皆預是宴。蓋以別燕毛行葦之義也。

茶宴

乾隆中於元旦後三日。欽點王大臣之能詩者。曲宴於 重華宮。演劇賜茶。仿柏梁制。皆命聯句以紀其盛。復當席 御製詩二章。命諸臣和之後。遂以為常禮焉。

山高水長殿看煙火

乾隆初定制。於上元前後五日。觀煙火於 西苑西南門內之山高水長樓。樓凡五楹。不加丹堊。前平圍數頃。地甚爽塏。遠眺西山。如髻出苑牆間。渾如圖畫。是日申刻。內務府司員設 御座於樓門外。凡宗室外藩王貝勒公等。及一品武大臣 南書房 上書房軍機大臣。以及外國使臣等。咸分翼入座。圍前設火樹棚。外圍以藥欄。

上入座賜茶畢。凡各營角伎以及傑侏兒離之戲。以次入奏畢。上命放瓶花。火樹崩湃。插入雲霄。洵異觀也。膳房大臣跪進果盒。頒賜上方。絡繹不絕。凡侍座者。咸預焉。次樂部演舞燈伎。魚龍曼衍。炫曜耳目。伎畢。然後命放煙火。火繩紛繞。若如飛電。俄聞萬爆齊作。轟雷震天。逾刻乃已。上方回宮。諸大臣以次歸邸。時已皓月東升。光照如晝。車馬馳驟塞滿隄陌。洵昇平盛事也。

除夕上元筵宴外藩

國家威德遠被大漠南北。諸藩部無不盡隸版圖。每年終。諸藩王貝勒更番入朝。以盡執瑞之禮。上於除夕日宴於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座。新歲後三日宴於紫光閣。上元日宴於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禮詳前卷內務府定制中典甚鉅也。

大蒙古包宴

乾隆中。廓定新疆。回部哈薩克布魯特諸部長。爭先入貢。上宴於山高水長殿前。及避暑山莊之萬樹園中。設大黃幄殿。可容千餘人。其入座典禮。咸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與焉。上親賜卮酒。以及新降諸王貝勒伯克等。示無外也。俗謂

之大蒙古包宴嘉慶八年。今上以三省教匪告歲亦循例舉行焉。

賜福字

定制 列聖於嘉平朔謁闈福寺歸 御建福宮開筆書福字箋以迓新禧凡 內廷王公大臣皆遍 賜之翼日 上御乾清宮西暖閣 召賜福字之臣入跪 御案前 上親揮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誌 寵也其 內廷翰林及 乾清門侍衛 皆 賜雙鈎福字蓋 御筆勒石者也其餘 御筆皆封貯 乾清宮於次歲冬間 特賜軍機大臣 御前大臣數人謂之 賜餘福云。

賜荷包燈盞諸物

定制歲暮時諸王公大臣皆有 賜予 御前王大臣皆 賜歲歲平安荷包一燈盞數對及福橋廣柑遼東鹿尾豬魚諸珍物無算外廷大臣擇其 聖眷優隆者亦 賜荷包一皆佩於貂裘衿領間泥首 宮門前以示 寵眷蓋堂廉之間情意歡洽渾如家人父子實一代之美制也視諸前朝高座深宮寄耳目於宵小罄效之際 誅夷立逮者真不啻霄壤間也

派吃跳神肉及聽戲王大臣

定制 大內於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 神於坤甯宮 欽派內外藩王貝勒輔臣六部正卿吃祭 神肉 上面北坐諸臣各蟒袍補服入西嚮 神幄行一叩首禮畢復向 上行一叩首禮合班席坐以南為上蓋視 御座為尊也司俎官捧牢入各寶銀盤膳部大臣捧 御用俎盤跪進以髀體為貴司俎官以臂肩臍髀各盤設諸臣座前 上自用御刀割析諸臣皆自嚮割遵國俗也食畢 賜茶各行一叩首禮 上還宮諸臣以次退出是晚各 賜糕養醅齋各攜歸邸至上元日及萬壽節皆 召諸臣於同樂園聽戲分翼入座特 賜盤餐肴饌於禮畢日各賜錦綺如意及古玩一二器以示 寵眷焉

大戲節戲

乾隆初 純皇帝以海內昇平命張文敏製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其於內庭諸喜慶事奏演祥瑞應者謂之法宮雅奏其於 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羣仙神道添籌錫禧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又演目犍蓮尊者救母事析為十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以其鬼魅雜出以代古人儻被之意演唐元奘

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於上元前後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親製。詞藻奇麗。引用內典經卷。大為超妙。其後又命莊恪親王譜蜀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譜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璇圖。其詞皆出日華遊客之手。惟能敷衍成章。又抄襲元明水滸義俠西川圖諸院本曲文。遠不逮文敏多矣。嘉慶癸酉。上以教匪事。特命罷演諸連臺。上元日。惟以月令承應代之。其放除聲色至矣。

端午龍舟

乾隆初。上於端午日。命內侍習競渡於福海中。皆畫船。簫鼓飛龍。鷓首絡繹於鯨波怒浪之間。蘭橈鼓動。旌旗蕩漾。頗有江鄉競渡之意。每召近侍王公觀閱。以聯上下之情。今上親政後。亦屢循舊制。觀之。然每以雨澤愆期。罷演者多矣。

御前大臣

本朝鑒明弊政。不許寺人干預政事。命內務府大臣監之。然內廷事務。每乏統領之人。仁皇習知其弊。特設御前大臣。皆以內廷勳戚諸臣充之。無定員。凡乾清門內之侍衛司員諸務。皆命其統轄。每上出宮巡幸。皆命其橐鞬扈從。代宣

王言名位優重。仿兩漢大將軍之制。而親誼過之。初尚命軍機大臣代攝。今上親政後。特分析其職。而體制尤為釐正。初無王公兼攝者。乾隆中。命喀爾沁固山貝子札爾豐阿兼之。其後蒙古藩臣遞攝其職。嘉慶初。上特命睿恭王及定莊二王兼之。實曠典云。

紅絨結頂冠

國朝定制。皇上燕服宮中冠紅絨結頂冠。凡皇子皇孫皆以是為禮服。甚屬尊重。近支王貝勒得賜者。許常冠戴。輔臣間有賜者。皆不敢戴。惟張文和公蒙特旨許元旦日冠戴。時以為非常之榮。成王嘗戲謂余曰。吾帽冠祇值清錢百文。然勝汝輩數百金之頂多矣。時紅寶石頂價甚昂。故王以為戲云。

金黃蟒袍

定制。皇子服金黃蟒袍。諸王特賜者。始許服用。乾隆初。諸王蒙賜者。過半。實稱一時之盛。及其末年。惟定怡二王特賜之。時以為榮。今上親政後。惟榮恪郡王蒙賜服馬。

香色定制

古之東宮皆服絳紗袍蓋大明黃一等。國初定制。皇太子朝衣服飾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其後儲位久虛漸忘其制。近日庶民習用香色。至於車幃巾帳無不濫用。有司初無禁遏者亦未習典故故也。

朝服龍團

定制惟皇上御服朝衣於腰闌下前後繡龍團各四。諸王以下皆用素緞數則。以為辨別。近日南中所繡朝服衣料無論品級皆用龍團各四。初無以素褶沽者。余常購市料服之。成王見而責曰。君素稱守禮者。亦濫為服用耶。先輩之知定制若此。

四團龍補褂

舊制親王服四正龍補服。郡王服二正二行龍補服。乾隆中傅文忠公以為與御服無別。乃奏改親王服二行龍。二正龍補服。郡王服四行龍補服。以為定制。諸王有特賜四正龍者許服用焉。異姓初無。賜四團龍者雍正中年大將軍羹堯特賜。

四正龍補服不久即以驕敗。乾隆中傅文忠公以椒房優寵。兆文毅公惠以平定西

域功。阿文成公柱以平定兩金川功。福文襄王康安以平定臺灣功。皆賜四團龍

補服。孫文靖以入安南功。賜之。未浹旬即以潰兵聞。遂繳還。成命焉。惟文忠公母

入署辦事。及其家居，仍用公爵補服以示謙云。

大臣賜紫

國初諸勳臣以開創大功，賜紫者不乏其人。乾隆中閣臣則傅文忠恆、福文襄王

康安阿文成桂和相坤勳戚則福駙馬隆安福尚書長安超勇親王拉旺多爾濟海

超勇蘭察皆賜紫色輿服。嘉慶中慶文恪公桂德繼勇楞泰額威勇爾登保以平

定三省教匪功，亦賜紫馬。

宗室公賜紫

舊制親郡王用金黃輿服，貝勒貝子用紫色輿服。宗室公與大臣同。乾隆五十二年特賜宗室鎮國公輔國公紫色輿服，其未入八分公仍舊制云。

賜朝馬

明制諸朝臣皆左右長安門步行至午門，從無賜禁門騎馬者。故閣臣沈鯉扶病入掖垣，屢至顛仆，為時人所憐云。國朝定制，王貝勒貝子皆乘馬入禁門，至景

運門下騎。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中上念諸臣待漏入直，每遇風雪徒步數里，甚

為顛蹶，因特許諸閣臣乘馬入內，以示榮寵。嘉慶己巳，上特旨諸大臣年逾

七十者。賜肩輿入直。尤為曠典云。

黃馬褂定制

凡領侍衛內大臣。御前大臣侍衛。乾清門侍衛。外班侍衛。班領護軍統領前引十大臣。皆服黃馬褂。凡巡幸扈從。鑾輿以為觀瞻。其他文武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勞中外。上特賜之。以示寵異云。

花翎藍翎定制

凡領侍衛府官。護軍營前鋒營火器營鑾儀衛滿員五品以上者。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冠戴鷓鴣羽藍翎。以為辨別。王府頭等護衛。始許冠戴花翎。餘皆冠戴藍翎云。

親郡王賜三眼花翎

親郡王貝勒為宗臣貴位。向例皆不戴花翎。惟貝子冠三眼花翎。公冠雙眼花翎。以為臣僚之冠。乾隆中順承勤郡王秦斐英阿以充前鋒統領。故向上乞花翎。

上曰花翎乃貝子品制。諸王戴之。反覺失制。傳文忠代奏。某王年幼欲戴之。以為美觀。上始許之。因並賜皇次孫。今封定王者三眼花翎。曰皆朕之孫輩。以為美觀。

可也。由是親郡王屢有蒙恩賜者。嗣後純皇帝欲定五眼花翎為親郡王定制。為和相所阻。未果行云。

雙眼花翎

國初勳臣功績偉茂多有賜雙眼花翎者。乾隆中賜雙眼花翎者。閣臣為傅文

忠公恆尹文端繼善兆文毅惠舒文襄赫德于文襄敏中阿文成桂和相坤福文襄

康安孫文靖士毅勳臣為富勤勇德伊將軍勒圖海超勇蘭察永制府保覺羅制府

吉慶和制府琳嘉慶中得賜者。閣臣為保文恪富慶文恪桂勒相公保勳臣為明

參政亮額經略爾登保德繼勇樛泰那制府彥成惟彭軍門承克王軍門得祿以綠

營將佐得雙眼花翎之賜尤為寵遇。優隆以植之不肖。於九齡時即蒙純皇

帝賜雙眼花翎。實為千古榮遇。至今思之猶感激涕零云。

外官 賜花翎

定制外任文臣無賜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愨觀承官直隸制府時。聖眷頗優。以

古北口大閱。故公特乞賜花翎。上笑曰。若爾侏儒狀。亦愛花翎耶。因特賜之。

嗣後外任督撫屢有蒙恩賜者。惟劉文正公督陝時。特賜花翎。公回京時。即日

繳還 上亦優容不加厚責也

賜奠

國家寵待臣僚遇有勳績昭著者飾終之典有 上親臨賜奠者亦有特遣 皇子大臣代賜者代不乏人惟乾隆戊戌 上念先烈親王開創功特往園寢 賜奠嘉慶丙子 今上念朱文正公傳導功 親往其墓 賜奠皆一時曠典云

賜它羅經被

本朝王大臣有薨沒者 上特賜它羅經被以白綾為之刊金字番經於其上時得 賜者以為寵幸蓋即古人賜東園秘器類也

賜宅

定制漢員皆僑寓南城外地勢湫隘凡賃屋時皆高其值京官咸以為苦又聚集一方人情誣諉勢所不免 列聖咸知其弊故漢閣臣多有 賜第內城者如張文和

賜第護國寺胡同蔣文肅 賜第李公橋裴文達 賜第石虎胡同劉文定 賜

第阜成門大街劉文正 賜第東四牌樓汪文端 賜第汪家胡同梁文定 賜第拜斗殿董太保 賜第新街口皆一時之榮遇也

清字經館

乾隆壬辰。上以大藏佛經有天然番字漢文蒙古諸繙譯。然其禪悟深邃。故漢經中咒偈。惟代以翻切。並未譯得其秘。指清文句意明暢。反可得其三昧。故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命章嘉國師經理其事。達天蓮筏諸僧人助之。考取滿謄錄纂脩若干員。繙譯經卷先後凡十餘年。大藏告歲。然後四體經字始備焉。初貯經板於館中。後改為實錄館。乃移其板於五鳳樓中存貯焉。

石經

漢靈帝時立五經石碑於白虎觀。蔡邕等為之校刊。其碑經魏晉之亂。盡皆湮沒。唐開成中刻九經文於國學。至今傳千餘年。字皆漫漶失真。又間有明人補刊者。字體惡劣。實無足觀。雍正中有生員蔣衡。字湘帆者。善書法。立志書十三經。十餘年乃成。於乾隆初上之。特賜國子監學正。藏其書於大內。乾隆庚戌。上念衡莫經之功。未忍磨滅。乃命刊其書於太學中。乙卯春告成。筆力蒼勁。燦然兩廡間。士大夫過者無不摩挲賞鑑焉。

千叟宴

康熙癸巳。仁皇帝六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凡一千九百餘人。乾隆乙巳。純皇帝以五十年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凡三千九百餘人。各賜鳩杖丙辰春。聖壽躋登九旬。適逢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者。凡五千九百餘人。百歲老民。至以十數計。皆賜酒聯句。百餘年間。聖祖神孫三舉盛典。使黃髮船背者歡飲。殿庭視古。虞庠東序。養老之典。有過之無不及者。實熙朝之盛事也。

宗室宴

乾隆甲子。上宴王公及近支宗室百餘人於豐澤園。更其殿名惇敘殿。以示行葦燕毛之意。乾隆壬寅。普宴宗室於乾清宮。凡三千餘人。極為一時之盛。嘉慶甲子。今上遵循舊制。復宴近支宗室百餘人於惇敘殿。賜酒賦詩。其聯句詩為成王所擬。書詞翰並妙。杼寫一時盛典如繪。非他詞臣所擬者之可及也。

北郊齋宮

自明嘉靖中。更定祀典。分祀天地北郊。因循未建齋宮。純皇帝念祀典甚鉅。未可二郊異宜。因建北郊齋宮。規模一如南郊。然後二郊之制始備。乾隆己巳。上宿齋

宮。以天時暑熱從者多有喝者。因仍舊制齋於內宮。體恤臣僚故也。其後齋宮為更衣別殿不復。駐蹕焉。

親禱

康熙中孟夏間久旱。上虔誠祈禱。由乾清門步禱南郊。諸王大臣皆雨縵素服。以從。南未至天橋。四野濃雲驟合。甘霖立降。乾隆己卯。上因旱。屢禱於三壇社稷。雨不時降。乃步禱於南郊。次夕澍雨普被。歲仍大稔。上詠喜雨詩以誌之。二聖軫念農食惟艱。甘屈萬乘之尊。為民請命。其於桑林之責。千古若合符節也。

射布靶

國家以弧矢定天下。凡八旗士大夫無不習勦弓馬。殊有古風。每歲上狩木蘭前。將派往扈從王公大臣文武官員等習射於出入賢良門。上親閱之。以定優劣。其中三矢以上者。優賚有差。今上自甲戌春。命八旗設軍前鋒營。每旗揀選善射者百人。上親閱視其中優者立為擢陞。歲以為常。大有安不忘危之意。然周制有大射燕射賓射之別。今每春習射。及秋獮前習射。有古人燕射之意。至於春秋大射之儀。尚未之備。余立朝時每為言官等言之。初未有入奏者。然此大禮終必有議及。

之日也

文臣射鹿

每歲射布靶時。漢大臣官員有能射者。亦許與。及上每特賜花翎。以旌獎之。趙謙士侍郎。每歲貫侯。屢為文臣之冠。上甚嘉之。戴文端公衡亭任修撰時。隨從本蘭。嘗射鹿以獻。純皇帝大悅。曾賦天章以紀其事焉。惟江皖香中丞蘭於習射時。甫彎弓。其鞬崩壞。弓矢盡落於地。上大笑。時謂之江三丟云。

奏事處

國朝鑒明季科臣紛囂。每致政務叢脞。特設立奏事處。遴選六部內務府司員之能書寫者為奏事官。十年一為更易。統屬於御前大臣。又命御前侍衛一員。總統其事。凡外庭章奏。許其傳達。蓋以其官職卑。未不敢壅滯耳目。至於露奏本章。仍令六科傳遞。以符舊制。仿周官小臣致命之意也。

奏蒙古事侍衛

舊制選六班蒙古侍衛中之熟諳蒙古語者。與奏事官同事。專奏外藩王公呈奏事件。國語謂之卓親轄。蓋以其語言氣習與之相近。易通曉其意指。亦柔遠人之一

道也

常朝

自後唐明宗改入閣儀。為百官五日候起居之制。歷代相沿。以為鉅典。本朝列聖憂勤政事。凡離宮燕寢。無不披覽奏章。召對大臣。堂廉之際。甚為通達。然相沿古制。凡王公將軍六曹冗員。無政事之責者。於每月五日朝集於午門前。朝服坐班。上駐蹕大內日。王公皆於太和門坐班侍衛。賜茶始散。上駐蹕園中時。王公則同百官坐班午門外。科道官輪班察核。不至者立劾之。時謂之常朝云。

萬壽節

本朝萬壽節。王公大臣文武職官等。咸蟒袍補服。於黎明時排班圓明園之正大光明殿前三品以下者。排班於出入賢良門外。上龍袍珠冠入座。鴻臚官唱排班。引導官贊。一如大朝儀。上受賀畢。始還宮。如遇上幸木蘭時。諸王大臣則齊集午門外。遙祝萬壽云。

本朝祧廟之制

自商周時。尊契稷為始祖。歷代相沿。各追崇四親帝號。供奉太廟。而開創之君。反居

其下。至親盡廟祧時。太祖始正南向之位。非歷有百年。其典不備。如唐之憲懿。宋之僖宣。屢經罷復。渾如兒戲。識者譏之。本朝太祖肇基東土。撫有寰區。追崇原皇帝四聖神主。即安奉於太廟後殿。遇四時祭享。遣親王一人為之攝祭。元旦萬壽節日。特遣官致祭。每歲祫祭時。則命覺羅官恭捧四聖神主合祭於太廟中。禮成仍安奉於後殿焉。時享之時。既不預九廟之數。復不壓高皇帝南向之尊。實祭典之良制。百世宜遵奉者焉。

薦新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廟。方氏云。王必乘舟而後薦新。所以示親漁也。今奉先殿每月薦新。仍沿明制。而列聖秋獮木蘭。凡親射之鹿獐。必驛傳至京。薦新於奉先殿。即月令王親漁之意也。

射牲

古禮王祭於廟。親射牲以獻。今坤甯宮跳神儀。凡牲入。上迎出戶。俟牲進。上隨入。跪視庖人執鸞刀以屠割畢。方叩頭興。即古射牲之遺意也。

皇后入廟之制

古制后先帝崩則祔祀於廟設位於其姑下然遇行禘祭之禮動多闕礙至明世宗預祧仁宗以方后入祔益非法矣本朝定制凡后先帝崩時則奉安神主於奉先殿夾室中俟大行皇帝崩後始一同入廟如孝敬憲皇后孝賢純皇后孝儀純皇后皆沿是制有勝於古制多矣

壽皇殿

壽皇殿在景山門內正北凡九室重簷金楹一如太廟之制供奉列聖御容上遇元旦歲暮及聖誕忌辰之日皆行親謁禮凡諸皇子皇孫及近支親郡王皆從行禮其旁永思殿即列聖苦廬地凡瞻謁日必於永思殿傳膳辦事蓋亦示孺慕之意也

安佑宮

安佑宮在圓明園西北隅朱扉黃瓦一如寢廟之制內供奉仁皇帝憲皇帝純皇帝三聖神牌上於臨御園中日行瞻謁禮每年四月八日率領諸皇子近侍拜謁其朔望薦熟徹饌一如生時禮皆隸內務府大臣承辦即古原廟之制也

皇史宬

皇史宬在東華門外迤南與普度寺相近蓋明南內地也殿廡七楹扉牖楹楣以石代之內貯金漆櫃數十蓋古人金匱石室之意凡列聖實錄玉牒聖訓皆藏其中設旗員年老者八人守之地甚嚴密余於丁卯冬奉迎純皇帝實錄曾一至其地嘗聞徐崑山先生述聞李穆堂侍郎言其中藏全分永樂大典較今翰苑所貯者多一千餘本蓋即姚廣孝解縉所修初本繕寫精工非隆慶間謄本之所能及惜是日忽忽瞻禮不得從容翻譯未審是書尚存與否也

皇上日閱實錄

列聖於每早盥沐後即敬閱列朝實錄一卷自巡狩齋戒外日以為常雖寒暑不間也聞覺羅侍讀崇昌言其書皆取貯內閣大庫內每前一日中書舍人啟鑰取書用黃綾袱包裹外用楠木匣盛貯次早同奏章送入一日寓直者偶忘啟鑰同事以為次早可及遂不獲開五更時上已遣小內侍索取余是日承值乃匆匆啟庫取書未及盛匣上已催促者再矣亦可覘聖主之勤於法祖也

喜起慶隆二舞

國家肇興東土舊俗所沿有喜起慶隆二舞凡大燕享選侍衛之環捷者十人咸一品朝服舞於庭除歌者豹皮褂貂帽用國語奏歌皆敷陳國家憂勤開創之事樂工吹簫擊鼓以和舞者應節合拍頗有古人起舞之意謂之喜起舞又於庭外丹陛間作虎豹異獸形扮八大人騎馬作逐射狀頗沿古人儼禮之意謂之慶隆舞列聖追慕祖德至今除夕上元筵宴皆沿用之以見當時草昧締構之艱難也

武官乘轎

舊制武官一品皆乘轎純皇帝以滿洲大員皆宜夙習勞動不可耽於安逸故將都統將軍提督等乘轎之制盡行裁革惟領侍衛內大臣例無明文然向率以諸王大學士兼之未有單銜者故皆因循乘轎惟英誠公阿克棟阿一人初無他官以家

室貧乏不能養養與夫故獨乘車以行後超勇王

拉旺多爾濟

以足疾喀爾沁貝勒

丹巴多爾濟

以受重創故皆

特旨賜轎繼其位者為科爾沁郡王

索諾木多布齋

科爾沁貝勒

鄂爾哲依圖

皆因循坐轎丙子冬

上特旨罷斥仍交部嚴議焉自是

武臣無乘轎者矣

鷹狗處

鷹狗處向在東華門內長街設總統二人以侍衛兼之。奏詞御前鷹狗以備蒐獮之用。其牧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許其蟒袍緯帽為執事人中之品最高者。今上壬戌以其非急務不宜蓄於禁垣內。因命遷於東安門內長房。其職事為之稍賤。眾視為冗員焉。有吾宗宗室琅巖侍衛薩彬圖者。素好與文士交。及兼鷹狗總統。因書鷹狗處少卿銜帖投刺於翰苑家眾爭笑之。

上虞備用處

定制選八旗大員子弟中之環捷者為執事人司上巡狩時扶輿擎蓋捕魚罟雀之事。名曰上虞備用處。蓋以少年血氣憤張故令習諸勞動以備他日干城侍衛之選。實有類漢代羽林之制。而精銳過之。蓋善於寵馭近侍之制也。

虎鎗處

定制選各營中將校精銳者演習虎鎗之伎。凡巡狩日相導引。上大獵時其部長率伎勇者十人入深林密箐中覓虎踪跡。凡猛獸出其部長排槍以伺。虎躍至猛健先以鎗刺其胸仆之。謂之遞頭鎗。然後羣槍林至其頭槍者賞資優渥。故人思效命焉。純皇帝定制。凡殺虎時為虎斲斃及被創者。照軍營殉難受傷例賜恤焉。

御鎗處

乾清門侍衛中選火器精熟者數十人為御鎗處。巡幸時日相導引其長服黃綠紅馬褂。餘者皆紅綠白馬褂。以為辨別。凡上合圍時皆下騎執火器翼列扈從以防猛獸奔突。上用御火鎗擊獸時則爭相貳副馬。舊時郊行免其相從近自癸酉之變後凡郊社大祀皆服蟒袍以扈。蹕馬。

善撲營

定制選八旗勇士之精練者為角抵之戲。名善撲營。凡大燕享皆呈其伎。或與外藩部角抵者爭較優劣勝者賜茶繒以旌之。純皇最喜其伎。其中最著名者為大五格海秀。皆上所能呼名氏。有自士卒拔至大員者。蓋以其勇摯有素也。和相當軸時令巡捕營將士亦選是伎。其後文遠皋甯任金吾時以其賤卒不宜近。上前因奏罷之人稱其識大體云。

嚮導處

定制凡上巡狩時預遣大臣率各營將校之深明輿圖者往勘程途。凡御蹕尖營相去幾許及橋梁傾圯道塗蕪滓者皆令有司修葺。名曰嚮導處。先是獲是差

者皆為美選沿路苞苴肆意徵索稍不滿意則以修治道塗為名凡墳墓隴畝任其蹂踐有司畏之如虎罔敢稍拂其意後純皇帝知之將其最暴者懲治數人然後其風稍斂焉

蒙古醫士

定制選上三旗士卒之明正骨法者每旗十人隸上駟院名蒙古醫士凡禁廷執事人有跌損者咸命其醫治限以日期報愈逾期則懲治焉齊息園侍郎墜馬傷首腦洩泔然蒙古醫士嘗以牛腓蒙其首以治之其創立愈故時有秘方能立奏效非岐黃家所能及者近最著名有覺羅伊桑阿者以正骨起家至於鉅富授其徒法先將筆管戕削數段令徒包紙摩挲皆使其節合接如未破者然後如法接骨皆奏效焉

批本處

國初鑑明季秉筆太監專擅弄權之弊特簡滿翰林官一員滿內閣侍讀一員滿中書舍人六員在內廷行走專司批發之責凡本章大學士票擬上經上批覽畢即交該處用清字批示然後交付內閣學士恭錄聖旨發抄故機宜慎密從無敢遲

滯刪改者實當代之善俗謂之紅本云該處行走人員皆許掛珠用紅雨檐帽每遇歲時內廷賞賜咸預其列以示榮云

翻書房

崇德初文皇帝患國人不識漢字罔知治體乃命達文成公海翻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頒賜耆舊以為臨政規範及鼎定後設翻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揀擇旗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無定員凡資治通鑑性理精義古文淵鑿諸書皆翻譯清文以行其深文奧義無煩注釋自能明晰以為一時之盛有戶曹郎中和素者翻譯絕精其翻西廂記金瓶梅諸書疏櫛字句咸中察肯人皆爭誦焉

上書房

本朝鑒往代嫡庶爭奪之禍永不建儲皇子六齡即入上書房讀書書房在乾清宮左五楹面北向近在禁籬以便上稽察也雍正中初建上書房命鄂文端張文和二公充總師傅二公入諸皇子皆北面揖二公立受之實從古帝王乞言之制也當時師傅皆極詞臣之選故列聖學問淵博固皆天縱亦一時師保訓迪力也定制卯入申出攻五經史漢策問詩賦之學禁習時藝恐蹈舉業奔陋之

習日課詩賦雖窮寒酷暑不輟皆崇篤實之學其較往代皇子出閣講讀片刻即歸徒以為飾觀者真不啻霄壤分也其 圓明園書房在 勤政殿東屋凡三進地宇幽邃有 純皇帝御書先天不違中天立極後天不老三區額時呼為三天云

南書房

唐宋優重詞林最為清秘凡制誥草麻外一切機務皆與商榷故其品為高要明代設翰林院於東長安門外視之與部院坐耗俸貲毫無一事惟以為入閣之階故大拜後不嫻政事動為胥吏所欺如周道登不識情面二字鄭以偉有窮於數行之嘆安問其變理之道也 本朝自 仁廟建立南書房於 乾清門右階下揀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之康熙中 諭旨皆其擬進故高江村之權勢赫奕一時 仁廟與諸文士賞花釣魚剖晰經義無異同堂師友故一時卿相如張文和蔣文肅厲尚書廷儀魏尚書廷珍等皆出其間當代榮之 列聖遵依 祖制寵眷不衰為木天儲材之要地也

如意館

如意館在啟祥宮南館室數楹凡繪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軸之諸匠皆在焉

乾隆中 純皇萬幾之暇嘗幸院中看繪士作畫有用筆草率者輒手教之時以為榮有繪士張宗蒼以山水擅長仿北宋諸家無不畢肖 上嘉其藝特賜工部主事實為一時之盛其他如陳孝泳徐洋輩皆以文學優長或 賜舉人一體會試或以外郎佐雜陞用亦各視其才具也

廷寄

列聖天縱聰明凡 詔諭外吏剴切機宜輒中竅要恐傳抄後有所洩漏反使幹臣難以施為故一時機密事件皆 命軍機大臣封緘嚴密由驛傳遞名曰 廷寄向列封面標軍機首按名姓自阿文成公沒後 純皇帝嫌涉專擅命改為軍機大臣等寄云每月兵部將所寄封數及寄外任何人名目彙奏一次蓋亦杜大臣有所私請託實一代之良法較諸前代綸音未降而輿隸咸聞者真不啻霄壤之別也

上諭館

本朝 列聖家法相承 諭旨頒自樞府或每 諭萬言或日數 旨 綸綍式昭積累繁富恐有所遺漏故特立 上諭館設主事二人筆帖式若干人專司恭錄清漢 諭旨每數月後彙奏一次交起居注收藏 特簡閣臣二人綜理其事真遠

勝往代惟命詞臣視草誥制。又以駢體膚闊陳陳相因。所謂依樣畫葫蘆者。真無濟於實事也。

國史館

國初沿明舊制。惟修列聖實錄。附載諸勳臣於內。祇履曆官階而已。康熙中仁

皇帝欽定功臣傳一百六十餘人。名曰三朝功臣傳。藏於內府。雍正中修八旗通志。

諸王公大臣傳始備。然惟載豐沛世家。其他中州士族勳業茂著者。仍缺如也。其所

取材。皆憑家乘。東筆詞臣。又復視其好惡。任意褒貶。如開國名臣何溫順公。和理費

直義公。英東等諸傳。其文寥寥數則。而如蔡綏遠。毓榮蘇侍郎。拜幾至萬言。皆剽竊

碑版中語也。純皇帝夙知其弊。於乾隆庚辰。特命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重簡

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將舊傳盡行刪雜。惟遵照實錄檔冊諸籍所載。詳錄其人

生平功罪。案而不斷。以待千古公論。直修史之良法也。後又重修王公功績表傳。恩

封王公表。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書。一遵是例焉。嘉慶庚申。上復命補修列聖

本紀及天文地理諸志。乘儒林列女等傳附之一代之史畢具矣。其續錄者以十年

為則。陸續修之。以為萬祀之計也。

本朝欽定諸書

列聖萬幾之暇乙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為裁定頒行儒宮以為士子仿模
規範實為萬目之巨觀也今臚列其目於右 經部 易經通注四卷 日講易經
解義十八卷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 御纂周易述義十卷 日講書經解義
十三卷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 御纂詩
義折中二十卷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欽定禮
記義疏八十二卷 日講禮記解義二十卷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欽定春秋
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 御注孝經一卷 御纂孝經集注
一卷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御纂律呂正義五卷 御纂律呂正義後編一
百二十卷 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御定音韻
闡微十八卷 欽定同文統韻六卷 欽定叶韻彙輯五十八卷 欽定音韻述微
一百六卷 史部 欽定明史三百六十卷 御批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 御定
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卷 開國方略三十二卷 御定三逆方略 親征平定朔漠
方略四十八卷 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 正

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三卷。平定兩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臨清紀略十六

卷。蘭州紀略。石峯堡紀略。臺灣紀略。平定廓爾喀紀略。平苗紀略。平

定三省教匪紀略。辛酉工賑紀略。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太宗文皇帝聖訓

六卷。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世宗憲皇帝聖訓三

十六卷。高宗純皇帝聖訓三百卷。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硃批諭旨三百

六十卷。欽定明臣奏議二十卷。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十二卷。欽定蒙古

回部王公表傳六十卷。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八十卷。欽定勝朝殉節諸臣

錄十二卷。御定月令輯要二十四卷。大清一統志五百卷。欽定熱河志八十

卷。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百三十卷。欽定滿洲源流考二十卷。欽定皇輿西域

圖志五十二卷。皇清職貢圖九卷。欽定盛京通志一百卷。詞林典故八卷。

續詞林典故。卷。欽定歷代職官表。卷。欽定大清會典一百卷。新定大

清會典。卷。大清會典則例一百八十卷。新定大清會典則例一百八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欽定

續通志一百四十四卷。欽定皇朝通志一百卷。欽定皇朝通典二百卷。幸魯

盛典四十卷 萬壽盛典一百二十卷 欽定大清通禮四十卷 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 皇朝禮器圖式二十八卷 國朝宮史三十六卷 續國朝宮史 卷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 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 八旗通志二集 卷 大清律例四十七卷 欽定天祿琳琅十卷 御製詳鑑闡要二十卷 子部 御撰資政要覽三卷後序一卷 聖諭廣訓一卷 庭訓格言一卷 御製人臣做心錄一卷 御製日知薈要一卷 御定孝經衍義一卷 御定內則衍義十六卷 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 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 御定執法成憲八卷 欽定授時通考七十八卷 欽定醫宗金鑑九十卷 御定曆象考成四十二卷 御定曆象考成後編十卷 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 御製數理精蘊五十三卷 御定星曆考源六卷 欽定協記辨方書三十六卷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一百卷 祕殿珠林二十四卷 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續石渠寶笈 卷 錢錄十六卷 欽定西清古鑑四十卷 欽定西清硯譜二十四卷 御定古今圖書集成五千二百卷 欽定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 御定駢字類篇二百四十卷 御定分類字錦六十四卷 御定子史精華一百六十卷 御定佩文韻府四百

四十二卷 御定韻府拾遺一百十二卷 御注道德經二卷 集部 聖祖仁皇

帝初集四十卷 二集五十卷 三集五十卷 四集三十六卷 世宗憲皇帝文集三十

卷 高宗純皇帝樂善堂全集三十卷 御製文初集三十卷 二集四十卷 餘集二卷

御製詩初集四十四卷 二集九十四卷 三集一百卷 四集一百二十卷 五集一百

四十卷 餘集 卷 今上皇帝味餘書室集 卷 御製文初集 卷 御製詩初

集 卷 二集 卷 御定全唐文五千卷 御選古文淵鑒六十四卷 御定

賦彙一百四十卷 外集 卷 補遺二十二卷 御定全唐詩九百卷 御定佩文

齋詠物詩選四百八十二卷 御定曆代題畫詩類一百二十卷 御選四朝詩二

百九十二卷 御定全金詩七十四卷 御選唐詩三十二卷 御選唐宋文醇五

十卷 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 皇清文穎一百二十四卷 續皇清文穎

卷 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 御定曆代詩餘一百二十卷 御定詞譜四十卷

御定曲譜十四卷

清 汲修主人著

韓旭亭

旭亭先生寄子尚書公家書。余已載前卷矣。先生少貌岐嶷。目炯如電。喜作豁刻語。使人莫能禁受。嘗遇相士云。公之貌如黃閣學。孫懋當早貴。恐不永年耳。先生深自改易。立功過格。以自警。凡利衆濟人事。皆勉力為之。乾隆庚寅。客京邸。嘗大病。夢人語曰。汝發憤改過。造化已延汝壽矣。及病愈。貌和靄。有識之者云。非復當年形狀矣。老年遠遊燕粵。吳越。身愈輕便。如三四旬人。然甲戌春。壽八十。經上賜匾旌之。越二歲。無病終。實近世之罕見也。憶丙午間。師嘗設席余邸。因余性卞急。諄諄相戒。以己身為譬喻。不啻再三。然余終以暴戾致愆。至今思之。深有愧師教也。

張雲汀

張雲汀名賓鶴。浙江餘杭人。性豪宕。不羈小節。詩學杜韓。其七古蒼涼勁健。尤入少陵之室。以詩客禮怡諸邸。與嵩山叔交甚篤。先王喜其才。而誚其品。嘗曰。使雲汀讀宋儒一篇書。其怪僻當不至是。嘗與先王飲於清流激湍。飛觴醉月之候。禪落於席。

人爭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後以落拓卒於京邸。怡王訥齋主人嘗刊其詩以行世。亦甚憐其才也。

黃雅林

黃雅林。初名俊。字石咸。遼陽人。為明青州太守。某後崇德癸未。大兵破青州。太守

殉節。其子孫遂流落。寓籍陪京云。先生學問淵博。矜才使氣。醫卜藝術之書。無不

周覽。時時述稗官家言。聞者絕倒。自以其名不雅馴。遂易名顯。以癡者自居。蓋俗謂癡呆者

每謂之大頭云亦好奇士也。詩畫仿鄭板橋。有意矯俗。反使性靈汨沒。先恭王甚惜其才華。

不由正軌。時有詩文。就之商榷。先生輒加抨擊。酒酣耳熱。賓主喧嚷。聲驚四座。先恭

王每以山精野狐目之。然平時未嘗不嘉其忠告。交誼仍如故也。館於甯邸。時貝勒

永福已襲封。先生督責甚嚴。時有倨色。先生勃然曰。爾冠則朝廷貴爵。爾身猶吾

弟子也。命免冠重責數十。至跽謝罪乃已。其古道如此。

尤水村

尤水村名儀真。人善繪事。詩宗放翁。間有清新之句。弱冠入都。從先恭王之遼潘

往返數千里。有出塞詩一卷。皆蒼涼弔古之作。袁簡齋太史曾序而行之。先生性放

曠不屑小節用濃墨作黑竹琅玕百尺頗有凌雲之勢江鄉諸鹽客多珍重之名與王夢樓相埒晚年寄跡釋道於內典頗精熟年八十餘始卒

超勇親王

余向記超勇王光顯寺戰績於前卷今於其嗣王處得王家乘其功尚有未詳處故補書之王先世為元太祖第四子後裔居喀爾喀賽因諾音部康熙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勢強侵喀爾喀四部盡為所破王時弱冠負祖母單騎叩關降仁皇帝憐之置宿衛授輕車都尉爵賜第京師尚純愨長公主至洊封郡王雍正中遣歸游牧九年征準噶爾時王請從征上從之命從順承王駐察汗河傅爾丹既僨師於和通淖爾見前卷賊眾追蹂闌入內境順承王擁兵不救王慷慨曰使虜騎充斥大軍敗亡安用將帥為也因率本部卒迎賊於鄂登楚勒時賊勢鴟張赤幟遍野王曰此未可以力爭因命其部將巴海夜入賊壘以致師王伏精銳於林莽間巴海率哨騎奔賊大隊賊眾追之伏起王吹角於隊我兵無不一當百轉戰竟日賊卒遇大敵不及備遂為我兵所殲王陣擒賊首二皆百戰渠魁賊帥小策零噶爾丹跨白駝遁漠南肅清時謂北征第一戰功云逾年復有光顯寺之戰王威名鎮漠北虜騎震

懾不敢復南牧矣及 純皇帝即位授王定邊左副將軍鎮烏里雅蘇台傅閣峯尚

書歸定和議

見前卷中

上命王會議虜使哈柳至強辯士也謁王於京邸哈柳誚王曰

聞王漠北有營帳奚必居於京邸王曰 國家都於此我隨 君而居即為吾土喀

爾喀乃藩部若人有圍圉然何足道也柳又言王幼子思歸親前欲傳致之王慨然

曰公主所育為吾嫡長其餘孽何足齒及汝部縱放歸吾其請於 皇上必戮於宗

也哈哈然退王復面奏 純皇帝曰今北虜挾臣子以為重臣若許之適足以長其

驕心恐無益於國事况此不肖子不即殞滅報顏偷生無足存也 上詔獎之比之

樂羊云復 命王脩書答之和議乃成庚午王薨於軍遺表請歸祔公主園寢 上

惋惜之命配享 太廟及賢良祠外藩得預侑食者惟王一人蓋異數也嘉慶甲戌

禮部尚書

成育

以王為外藩故撤賢良祠神牌於後殿事聞 今上震怒立褫成職

蓋猶念王之勳也其孫

拉旺多爾濟

頗有祖風尚和靜公主掌宿衛四十年所領將

卒無不感激用命以忠醇持躬和相當權時諸王大臣盡交其門而王獨與之梗

今上甚為優眷癸亥春有陳德之逆客爾喇貝勒丹公某已為所刺傷王以手拔其

腕德莫能支遂被擒其勇力可知也余以罪廢時王面詰某貴臣曰禮王何罪公乃

羅織至此使宗藩斥革如發蒙振落吾齊外臣何足道也貴臣赧然退王因於歲首謝病歸藩憤悒而薨余與王素乏締交乃情摯若此深有感於心也劉文清公嘗比王為金日磾余以其謹慎寡過處有類霍大將軍日磾尚非其匹實為朝廷重臣也王薨之夕有大星隕於西北計至恰如其期亦一異也

褚筠心

褚筠心先生

廷璋

長洲人為沈文愨公弟子少時與趙舍人

文哲

曹學士

仁虎等結

社號吳門七子詩宗盛唐無宋元卑靡之習嘗修西域同文志諳習新疆古蹟所作西域詠古諸詩音律尤蒼涼合格先恭王嘗曰近世不為袁趙所惑者惟筠心一人而已性直梗和相秉權時先生以其非科目中人不以先輩待之和相慊然以考事中之改官部曹先生終身不謁銓選曰此膝不為權臣屈也嘗賞鑑余詩文臨歸時余題四律贈行先生即日挑燈和之其末作玉胡蝶詞尤多規勸余心感其言然性紆緩多為人所愚任湖南學政歸以宦囊開凶肆以其利溥人爭笑之而先生不顧也

甯秀生有髭

納蘭侍衛富秀為太傅明珠曾孫。生時有髭數十莖。羅羅頤下。年弱冠。顏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即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

張漢潮渡漢江

嘉慶戊午夏。教匪張漢潮自秦竄入楚境。勢甚猖獗。楚督景安畏懦。遣避武昌。賊如風飄豕突。無所抵攔。漢潮欲渡漢江以窺全楚。時漢陽最為富饒。市廛毗連數十里。甲於天下。聞警。商賈驚避。有老賈某。祈於關帝廟。會大風驟起。飄泊賊人舟楫。斃於江者如鷺也。漢潮亦落水得拯。因狼狽返秦中。自是不敢東下。逾年乃為明參政亮所擒。當時假使賊得濟。蹂躪江淮。其禍不可問矣。信夫。國祚昌熾。水伯得以默為佑護也。

稗事數則

乾隆末。定王屢攝金吾印信。正陽門外火災。延及民居。王馳救之。有娼家避火。羣立巷口。粉白黛綠者數十人。王不識。詫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人爭笑之。

陳春淑副憲性梗直。敢言。滿朝以怪物目之。廣賡虞侍郎嘗謂余曰。仕途以我與王暨陳副憲為三怪。殊為憤懣。余笑曰。吾今日誠為周處矣。蓋狎以廣為虎。陳為蛟也。

後春淑降官編修嘗路遇余余降輿立市間語移時輿夫皆詫私語曰是何侘傺老翁而王為之謙遜若此余聞之笑謂僉者曰非轎夫不能道此語也

張靖逆

東樞

言乾隆中有某散秩大臣嘗侍班而冠纓忽斷不及縫紉恐

之乃以下僚啟事筆於勁下繪之如纓然人傳為笑柄云

宗室鎮國公

永玉

嘗饋蒸鵝於順義侯田公

國榮

聞人誤以蒸鴨告之田詫曰吾年

已老從未見此巨鴨也後食始知之

有某公家素貧得

上賜人參票喜極過望感激涕零是日

上祀雪壇某不及伺

上回官乃於天橋路側泥首稱謝成王笑曰自有

郊祀以來從未有在此叩首

者某公此舉恐橋神亦有所驚訝也

曹劍亭之劾和相家奴劉全余已載前卷或有訾之者曰公嘗狎暱某伶童後為全

所奪故公唧怨劾之後廿餘年花曉亭侍御

杰

之劾離賈查有圻侵冒

國課人復

以此語歸之甚矣不樂成人之美若此

某嘯岳先生

運源

為忠果公曾孫幼師劉海峯書畫精絕詩文上宗七子殊有豪氣

為旗籍文士之冠然不甚工楷書有某大臣延其書寫奏牘先生以靈飛經法為之

某公大怒揮之門外曰甘某名望若爾乃其書法尚不如吾部曹胥吏之端楷也

哈軍門

攀龍

為將軍元生子元生隨鄂文端公征苗有功軍門子國興復以勇健著

三世擁旄時人榮之公為回屬素禁豕肉外祖舒直恪公_名親任西安將軍時與公甚善嘗請會食哈公每嫌蒸羊品味不佳異日庖人潛以猪肉託羊饌哈食之甚美

褒獎備至初不覺異味也

張文和公晚年頗以謙抑自晦每遇啟事者至動云好好一日有閩中胥吏請假公問何事曰適聞父訃信公習為常亦云好好舍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覺也

褚筠心學士於庚寅科同國學士

柱

典試江西國故文理庸劣而不許褚同定一卷

乃自為批閱同時全閣學

魁

與邊學士

繼祖

典試浙江全故疎懶終日不閱一卷任

邊選中時人諺曰全虧邊繼祖裏住褚廷璋云蓋北人呼虧裏與魁國同音也

成王性滑稽遇事喜作反語自言直樞庭時嘗

召見

上適閱明參政

亮捷報

命王閱之王習為常奏此戰惜未護渠首使張漢潮得擒明亮始為佳事上正色

曰若是則不佳矣王始省悟免冠叩謝出

賡閣學

秦

滿洲人中已酉孝廉以資深曆顯職面目臃腫人爭厭之與人言習語可

不是三字人以廢可不呼之宗室輔國公晉陸性稽滑一日於坐中驟問廢曰今日天氣甚寒廢習以可不應之又云君觀某大臣貌可作龍陽否廢亦漫應之為某大臣所責至跪謝乃已

明副軍秦甯夏駐防人以功績洊至副都統人多粗疎一日帶領引見時明司鑲黃旗漢軍其都統為榮恪郡王王又兼攝領侍衛內大臣故事領侍衛府階最高故先入殿明親王即偕入定制一品官皆賜坐上命之坐眾大臣叩頭謝明亦隨之叩坐如儀為上詫之明始知悞免冠謝罪即日罷之

王文靖

王文靖熙宛平人為文簡公

崇簡

子少年登第

章皇帝喜曰公輔器也然當草創

之際非習國書無以濟大事乃命供奉

內廷

上親為之教習清文兼習釋典與

孫學士

承恩

麻文僖公

勅吉

日侍西清

上登遐時

命公與文僖同撰遺詔因

授

顧命康熙中正首揆吳逆叛其子應熊因尚主故留京師時莫敢言公首劾之

其疏要語云不斬應熊無以寒老賊之膽云云

仁皇帝乃正應熊之罪時人快之

公家訓曰祭墓無以牲牢惟以蔬果代之人有言其過儉者公曰今以宰相祭墓誠

為太儉。然日後子孫儕於庶人時，則易於措辦。若教氏之鬼，不至於易餒也。人服其言，薨之日，都城士民皆往送喪，為之罷市。其感人也如此。

查初白

國初詩人，以王施宋朱為諸名家。查初白

慎行

繼以蘇陸之調，著名當時。其詩句亦

頗俊逸峭勁。視西厓義門諸公，自為翹楚。公以晚年入翰林，嘗隨

駕木蘭，褒衣襜

服行山谷間。

仁皇帝望而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其風度如此。晚年家居，以弟

嗣庭

獄緹繫入京。

憲皇帝閱其詩曰：查某每飯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焉。

先恭王之正

先恭王性剛直，某相國當權時，與余邸為姻戚。先生惡其人，與之絕交。又當時譽鄂文端公相業，先生頗不以為然。曰：居相位者當有相度。西林偏袒鄉黨，非持平天下之道也。素喜劉文正表文達曹文恪諸公。每訓植必以諸城為式。文恪薨，王親臨其喪。壬戌冬，路過三河旅店，見壁有文達詩：挑燈屬和，潸然淚下。其真摯也如此。又善料事。甲午秋，王倫叛於壽張，率黨北上。圍臨清，勢甚洶惡。王笑曰：賊不西走大名，南下淮揚，而屯兵於堅城之下。此自敗之道也。逾旬，果為舒文襄公所滅。又石峯堡回

民叛時。王曰西北用兵。當決水道使其涸。守自斃。後阿文成公果用其計。以破賊。當
緬甸用兵時。王嘗咎其不用火攻。後種見明參政亮述先王言。公曰。當時吾嘗屢言
於文忠叔。奈蠻地匝月無風。難以施行。亦天意耳。又與先王言不謀而合也。

張夫子

明監軍張公

春

於大凌河被擒。見

太宗不屈。

上挽弓欲射之。

先烈王諫曰。此人

既不懼死。奈何殺之以成其名。

上從之。命達文成厚養之。公獨處蕭寺中。聚徒課

讀。一時開創名臣。如范忠貞甯文成輩。皆曾執經受業者也。居數年卒。上厚葬之。

時人比之文中子。教授河汾諸徒。所以啟唐之基也。自古款待勝國忠臣。莫之能及。
既能全彼之忠。又不傷我之德。以元世祖之戮文文山視我。文皇殊有愧也。滿大
臣某入都後。告明臣某曰。汝國有一張夫子。而不知用。反為我國教育英才。誠可惜
也。余嘗讀明臣奏疏。至有毀公為李陵衛律者。真所謂顛倒黑白矣。

海神祠

瀛臺中有海神祠。塑明內官像三人。祀之。傳即熹宗於南海覆舟時。拯帝所溺斃者。
帝封三人為河神。因立祠以祀之。按當時正人君子。為魏闖所害者。指不勝屈。其逮

左詹安殉死諸公如王三善張銓等亦頗有人帝固知憐恤乃煦煦於溺死之閻瑋亦可謂厚其所薄矣

佟昭毅

佟昭毅公已為理為忠正公養正之族姪國初時隨忠正來歸從征朝鮮北京遵

化大凌河諸戰皆有功天聰甲戌為明曹忠果文詔所害文皇甚惜之贈三等昭

毅伯世其家近日大宗伯永慶是其裔也因思北周時有斬齊將高敖曹者周人歲

賜其帛至周亡猶未已曹忠果乃能推斬大將實為明將中難能者莊烈帝不惟不

賞其功乃反以懼怯論戍吳興化姓屢救之不報賞罰顛倒若此欲國不亡可得乎

吳六奇

吳六奇浙人少負大志家奇貧落拓乞食冬日袒身行市中英爽如故查孝廉伊璜

奇其人嘗加周恤公深感之後仕粵西桂王時嘗有功至總兵官投誠本朝隨尚

平南可喜屢擒海寇有功洊至提督孝廉嘗以與修偽史故株連獄中幾不能免死

公特疏為之解救卒白其寃因聘查至粵中厚為贈贖以歸其署中有峻石高數丈

查愛之摩挲撫惜因醉題縑石次日遂失石及抵家石挺立其庭中蓋吳潛使人運

至矣。今越中傳為佳話云。

郭尚書

郭尚書

四海

約蘭氏為金台吉之後。即明所謂海西部落也。以文蔭。康熙間。屢任臚

仕。嘗以宗伯兼攝司寇數年。亦異數也。然聞其多權術。任科道時。有以賄進者。公於夏日皮冠重裘圍爐斗室中見之。繼乃仍登白簡。其人反噬公。詰其謁見時日。其人言衣冠居處狀。眾以為必無之理。乃脫身事外。亦巧宦之極者也。

趙恭毅

趙恭毅

申喬

登第後。以古道自居。人爭厭之。公託疾歸。曾買妾媵。其家故族女。以負

債故賣之。公覘知之。慄然曰。吾奈何乘人之急。以污其節。馮商之舉不可為之。繼乎乃立送女歸家。事漸聞於朝。仁皇帝知之曰。此古誼之士也。公聞命出。游至公卿。以廉直著。任司寇時。廉邸令人殺人。欲倩公出其罪。公謝曰。天子之法不能為王屈也。憲皇帝重其人。登極後。屢獎譽之。以為人臣之式云。

費襄莊之殺活佛

費襄莊公之平噶爾丹

事見上卷

久炫耀於人耳目。公嘗隨

仁皇帝之番僧寺。番僧之

號活佛者。見上頗倨傲。公即揮刃斬之。上尤其行。公曰。番僧雖尊。亦人臣也。豈可使其倨於君父前。亂我國法。使其果有異術。則臣抽刀時。伊早令伽藍輩按捺。不延頸待戮矣。人爭服其言。

百菊溪制府

百菊溪。張姓。內務府人。成壬辰進士。館選編修。嘗領署事。阿文成公見曰。公輔器也。異日功名當不在老夫下。其後官階蹭蹬。翱翔科道者二十餘年。公頗熱中。缺望。韓旭亭師嘗曰。大器晚成。公無須躁進也。今上親政後。立擢山東按察使。不數載。遂至封疆。公性聰察。遇事敏幹。賞識人材。如朱白泉。廉使溫泉使。承志皆拔自微員。故人樂為之用。以集大勳。其再任粵東時。百姓匍匐。庚嶺以迓其毒。蓋恨其來遲也。時海盜充斥。連檣百艦。出沒波濤間。人莫能撓。公任溫未二公。入盜艦中。說匪首張保降。保觀望未果。朱覘知其妻鄭一嫂。頗勇健。保素畏之。乃以賂賈百萬。饋之曰。百公良吏。非前誘降以邀功者。時不可失也。溫山石人。故年少美。麗遂潛入鄭寢中。解衣酣寢。誘鄭以薦枕。鄭氏因慄然曰。同輩中幾見有白首賊耶。縱微公至。妾亦解甲降矣。乃說保曰。吾所以贅汝者。以汝有丈夫氣也。今察之。非知時事者。向來海上

諸雄所以能肆掠者蓋因督臣懦弱不敢卒櫻其鋒今百公健吏反前所為必欲盡殄滅其黨類以報天子今不及早稽首軍門則其兵朝暮下汝輩儼如齋粉妾不欲同君盡也請自今始斷其襦袂各行其志可也保畏懼因同鄭降公復督率將帥攻烏石二匪炮石驟發二匪艇皆傾糜海水為之色赤粵東洋匪盡殲實海上第一功也事聞加公宮保銜賜雙眼花翎朱溫諸公賞賚有差公貌岐嶷面如削瓜雖談笑間而凜然有忿狀使人望生畏心初任封疆以廉直自矢下民以包龍圖比之逮夫名譽既彰乃頓改初節搜求苞苴動以鉅萬聞其為江南制府時每出巡閱後車數十乘徵收珍錯海物至數百桶之多他物稱是又以重賄交結權要偵探秘旨然後傳會迎合故人莫敢櫻其鋒銳初頤園大司馬素不直公所為因巡察江南時露疏劾之上命重臣往查虧帑公左右阻袒初卒以不實罷職人頗不滿公所為也嘗為御史吳雲參劾終莫能害丙子冬以勞瘵死上下詔褒寵之繼以諱災為松相公所劾始罷其奠醊焉

李仲昭

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鹽筴利弊長蘆鹽課有易稱之弊每引浮數百

斤。以致壅滯難消。動損國課。又有醜賈查氏。富逾王侯。交結要津。人莫敢撻。故醜政日見疲弊。公補官旬日。即露章劾之。枚舉其弊。上大怒。命留京王大臣審訊。咸皆引服。查有圻論成。其餘降革有差。人爭快之。未逾年公卒。以調取文卷故。為臺長所劾。罷歸。其中奧援未易知也。

李鴻賓

海疆之禍。鴻賓為兩廣總督時。貪而縱之。致令該夷肆行無忌。養癰貽患。實自鴻賓始也。

李御史

鴻賓

新建人。成辛酉進士。館選改官御史。時值林清之變。公上數疏。皆言

朝廷利弊。洞中窾要。上嘉其直言。立擢河東副總河。漢員陞遷之速。未有及者。公亦感激用命。其年運河淤壅。微山湖蓄水盡涸。糧艘壅滯。公立率下屬疏濬。上流湖水通暢。船隻得以濟運。實近年之罕見者。逾年丁母艱歸。

勒相公

勒相公

保

溫相國

福

之子也。溫以木果木債事。公統師時。盡反父政。待綠營士卒頗

優厚。與文士論交誼。如石殿撰

韞玉

石太守

作瑞

輩皆收羅門下。馬軍門

瑜

忠壯公

全弟鎮將

國銳

為全子。公皆與之論世。諠故人皆樂為之用。惟滿兵切恨入骨。己未

之役。幾受青蠅之害。賴繼起者債事。公乃復擁旌旄。與額經略等先後殺賊。川楚教

匪為之盡殲。公之力也。公短小精悍，善恢諧，飲酒賞賚，頗豐。遇人投其所好，抗卑得宜。人喜與之交，在軍中不喜談兵，嬉笑如常日。而寄心膂於將帥，使其各盡所長，又力持堅壁清野之策，故賊人無所據掠，以底敗亡。入閣後，益歛鋒芒，日事飲宴，以取要人之歡。遇知大體者，亦加禮貌，實多智士也。然數任封圻，簞簞不飭，在蜀數年，民不堪命，致有蜀督賦之謠。見胡柏坪之彈章，又性卞急，責奴隸多酷虐，有致斃者。所使令皆優伶，致喜怒為若輩所操，亦嗜聲色之過也。

金司寇

金司寇

光悌

安徽含山人，性谿刻，外貌剛果，心實陰險。任刑部司員時，惟以酷虐為

政，濟其貪婪。阿文成公為其所給，以為豪吏，頗任信之。和相理部務時，立斥其柄。人

爭快之。嘉慶初，和既債事，公卿交章薦之，金亦廣為交結，使眾延譽於朝。張通政

展曾露章劾之，不能傷也。游至江西巡撫，入為司寇，既持大柄，倚胥吏為耳目，任意

周內罪名，有輦金幣賄者，雖入大辟，立為昭雪。否則酷虐猶如故也。故使司員朋比

為奸，文成公所貽良法，更改無餘。至今猶為烈也。有市賈冀姓者，其妻私御車人，隨

之逃匿，為冀某所偵獲，因以重賄賂金，金援奴姦主妻律，皆擬斬決。諸大臣欲調停

其說金曰泰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也。濡毫立定其讞。二人皆戮於市。未浹月。其子暴卒。金於途中遇鬼。連稱悔之無及。於輿中泥首者再。昇之歸。尸已僵矣。後事聞於朝。上曰。光悌信死晚矣。因屢舉其事。以誠刑官焉。

許壯烈

許壯烈世亨成都人。先世回民。公以行伍起家。征金川時。以功游至專閫。阿文成公

頗器之。曰。武臣中識大義者。惟許某一人而已。任廣西提督。會安南國王黎維祜為

其鄰。清化主阮光平所逐。叩關請兵。其時孫文靖公士毅為廣督。自負將才。主意用

兵。公曰。蠻夷相攻。王者不治。一旦兵連禍結。未易已也。孫不聽其言。乃率領兩廣諸

鎮兵伐之。阮光平初不意王師至。又所率兵寡。因回清化調兵。孫公遽以大捷聞入

黎城。據其王宮。飲酒賦詩。不以賊為意。公諫曰。吾兵深入重地。自應慎重。况光平未

戰。遽退。恐有不測。宜及其未至。振旅入關。上計也。孫曰。介胄之士。爾何知也。及光平

復師至。維祜驟棄國走。賊勢洶湧。孫茫然失措。欲以身殉。公叩馬諫曰。公為大臣。若

有所傷。有關國體。世亨一介武夫受。上如遇。位至擁旄。以身殉國可也。因令諸將

護孫公入關。獨率數百人赴敵。盡歿焉。光平遂尾追文靖至富良江。將及我師。總兵

尚公維升平南王裔也。少年勇銳，因率兵禦之，轉戰竟日。尚手戮數十人，甲盡殷焉。以後援不及，因撫劍歎曰：「丈夫死綏志也，然不死大敵而亡於小醜，未果盡吾之勇。」聊以洗先世之恥可也。因自剄死。孫公遂撤江橋，狼狽率殘卒入關。總兵張朝龍、李化龍亦先後死焉。所有鎰重甲仗盡為敵獲。事聞，純皇帝以公為知大體，甚加惋惜，封壯烈伯，祀昭忠祠。其子軍門公文謨以待衛擢至福建提督，川楚之役亦以勇健世其家焉。

張總兵

張總兵芝元川中人，少為小校，隸宋總兵元俊麾下。宋撫恤甚厚，公感其德。後宋公

以枉獲罪，侘傺而卒。其二子皆遣戍，公復隨明參政亮征大金川，有番僧某為賊偵

凡軍中事，無不洩漏。公進言明將軍曰：「軍中機宜動為賊覺，兵家大忌也。今番僧某

受我封號，乃陰為賊謀，非剪除之，則賊無滅日矣。」明公偉其言，會大風雪，乃命公率

數十人，故為出差狀，投宿寺中。公故通番語，自取囊中脯鮓，與僧寮者酒，痛飲，情甚

歡洽。番僧皆醉飽，眠去。公出寺聚柴焚之，風火酷烈，番僧輩皆熟死。賊謀乃斷。後公

屢立戰功，洊至參將。丙申春，金川平，凱旋時，公書宋總兵戰狀，抱一冊哭陳軍門。阿

文成公訊之。公曰：非宋公芝元無以致此。敢不報其大德。况宋公所以獲罪者，乃觸怒閫帥，羅織其愆。天子不知其功也。故今陳其戰績，乞公轉奏於朝。若猶以功微罪重，則賞罰出自朝廷。芝元心無憾矣。文成公笑曰：壯士也。因代為奏。聞，邀恩赦其子歸。人皆以為宋公知人。公能報德云。辛亥冬，廓爾喀再亂，搶擄札什倫布公率數百孱卒轉戰山崖中。時大雪彌漫，山谷皆平。而公手揮大刀，指揮番卒，皆感激用命。卒禦賊歸巢。孫文靖公曰：達賴喇嘛之杵轉，不如張總閫之刀靈也。時人傳為笑談。公以勞瘁卒。傳文襄王奏於朝，上甚悼惜之。

成知州

成州牧，善滿洲人，以筆帖式游至冀州知州。時甘肅道員蔣全迪以冒賑伏法，子孫皆遣戍。其妻孀流離失所，嘗覓食直隸至州界。其妻病旅店中，因賣其媳為奴。公買其媳歸，成婚日，憐其孀媼羞澁，詢知其家世，慨然曰：等為外吏，豈可幸其患難，辱及家室。安知吾子孫輩他日不至此也。因立遣還，並厚贈貲囊，送其妻媳歸籍。士人爭頌其德焉。

乾隆末和相當權最尚奢華凡翰苑部曹名輩無不美麗自喜衣圭袍褶式皆內裁其衣冠敝陋幅無華者人皆視為棄物時劉文清公故為敝衣惡服徜徉班聯中曰吾自視衣冠體貌無一相宜者乃能備位政府不致隕越者何也寄語郎署諸公亦可以醒豁矣時人爭服其言。

佛典屬

蒙古典屬

佛爾額

順義王俺答裔也其祖

錫拉

被擄至隸

上駟院牧馬

仁皇

帝於內苑閱馬見其竟日無怠容曰此金日磾儔也因擢侍衛

憲皇帝御極廉親

王允祺等覬覦大位拉公首發逆謀

憲皇帝悅之擢內大臣其子孫皆膺膺仕公

其長孫也年十六即擢宿衛嘗擊蓋於馬上假寐悞驚

御騎

純皇帝惡之以貴

臣子不即責徜徉

禁闈三十餘年未逾一級公性滑稽作謔語時

上最喜贊禮

郎多有至大位者公曰蜩蟬輩亦足貴耶某雖不肖實能揣摩其調秋娘縱老猶可

獻倚門技也因與權其選

上大喜曰爾亦能作是耶立擢鴻臚卿未逾年授副都

統時和相擅權

旨未下時有賀之者公告人曰余之陞擢猶奕者反着其子尚未定

也人爭笑之

今上時游至理藩院尚書公素不信佛謂世無輪迴事病革時呼子

孫環列榻前。眾以為有遺囑。公忽張目曰。此時目前尚無一鬼。至是終無鬼矣。寄語世人。莫信浮屠說也。語罷瞑目。逝。是臨終尚作笑柄也。

劉鳳誥

劉少保

鳳誥

江西人。中己酉探花殿試。日天已昏黑。公文尚未就。眾監試大臣欲逐

之出。常宗伯青曰。此生書法極秀勁。可給燭使終篇。榜發擢高第。公於常公終身執

弟子禮。人爭與之。公性豪宕。少假館蔣司馬元益宅。蔣公喜其俊雅。欲納為壻。久之

公嘗使酒詈僕夫蔣公曰。非大器也。因善遣之。洊至吏部侍郎。與修高宗實錄。告

成。加太子少保。近日貳卿加宮銜者。惟公一人。人爭羨之。督學浙江。以嚴酷馭士子。

為言官所劾。謫戍黑龍江。時將軍有賀表命公代撰。表至。上謂近臣曰。此劉鳳誥

筆也。其文愈佳於昔。可謂窮苦始工也。未久放歸田里。按北魏時高聰以罪遣戍瀛

洲。代州牧為奏章。魏孝文帝曰。北州乏文士。此必高聰之筆。古今事時相同。若此。

德尚書

德尚書

瑛

姓通顏魯羅氏。滿洲望族也。年六十餘始擢大常寺卿。又二十年洊至戶

部尚書。已八十餘矣。與朱文正王文端等作五老會。時人榮之。公貌清癯。性儉朴。廉

潔位至司徒家不能具駟馬。人比之公孫宏以其剛毅勝之。嘗入直樞庭。其下屬告人曰。其他費不具論。即四時衣冠之費。我公即未能具也。其清貧也。若此。後以失察胥吏罷官。至今年九十餘。身猶健云。

帽頭氈帽

余少時見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其製如暖帽。而窄其簷。其上用紅片錦。或石青色。緣以臥雲如葵花式。頂用紅絨結頂。後垂紅縵尺餘。無老少貴賤。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涼。用青緞縫紐。襯涼帽下。如今帽頭狀。初不以為燕服也。至於氈帽。尚沿明式。皆農夫市販之服。人皆賤之。近十餘年盛行。帽頭蟠金線組繡其上。至有用明珠寶石嵌者。如古弁製。惟頂用紅絨結頂。稍異古耳。士大夫皆冠之。至春秋間。徇市衢。欲求一紅纓綴冠者。未易見也。至氈帽。則以細毯為之。簷用紫黑色。或有綴金線蟠龍以為飾者。非復往日粗野之制。為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便帽之製。不復觀矣。

明參政

明參政亮金川孝感諸戰功已詳前錄矣。其少時尚履懿親王郡主夫婦勃谿。王願

厭之王母。定太妃薨奉移之。東陵秋間道路積潦，昇夫皆憚行。公時襄事，因以巨杖擊昇夫，自先行泥淖中。昇夫乃媿媿從命往。行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馬。王大喜曰：「誠吾佳婿也。」他日可為名將。是公少時舉止已不凡矣。又公入闈鄉試，純皇帝偶問傅文忠公曰：「汝家有與試者無？」文忠以公對。上曰：「世家子奚必與文士爭名？」因擢藍翎侍衛。命從征西域，公甫出闈，即忽忽就道，亦一異也。公雖以武功顯，然嫻文墨，吟小詩，善寫墨竹，故屢曆文階，人不以為過也。

劉清

本朝用人不以資格，故朱衣客以道員用，總兵官見漁洋池北偶談，然皆國初開創之際，近百餘年未見以文員改武者。劉松齋，清以縣吏起家，著青天名，屢征川楚山東，教匪皆有戰功。公性粗率，喜嗜樗蒲於文吏坐，使酒罵座，喜與士卒共飲，謔初乏方面之威儀，又以揮霍貧乏，故頗有簞蓋不飭之舉，屢遭躓蹶。今上悉知其人，因功高寬貸之。丙子秋，以山東鹽運使改登州總兵官，公大喜，過望曰：「老臣得以盡其職矣。」命下之日，舉朝咸以「上用人得宜，因材器使」云。

自金聖歎好批小說以為其文法畢具。逼肖龍門。故世之續編者。汗牛充棟。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為把玩。余以小說初無一佳者。其他庸劣者。無足論。即以前二書論之。水滸傳官階地里。雖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既為魯達。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義時。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過數程。楊志奚急行數十日。尚未至。又紆至山東鄆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之故。一百八人。原難鋪排。然亦必各見圭角。始為著書體裁。如太史公漢興諸王侯是也。今於魯達林冲詳為鋪叙。至盧俊義關勝輩。乃天罡著名者。反皆草率成章。初無一見長者。又於馬麟蔣敬等四五人。層見疊出。初不能辨其眉目。太史公之筆。固如是乎。至三打祝家庄。後文字益加卑鄙。直與續傳無異。此善讀書人。必能辨別者。金瓶梅其淫褻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滸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領。以宋明二代官名。屢亂其間。最屬可笑。是人尚未見商輅宋元通鑑者。無論宋金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謏陋若此。必為贗作無疑也。世人於古今經史。略不過目。而津津於淫邪庸鄙之書。稱贊不已。甚無謂也。

考據之難

本朝諸儒。皆擅考據之學。如毛西河顧炎武朱竹垞諸公。實能洞徹經史。考訂鴻博。

其後任翼聖江永惠棟等亦能祖述淵源為後學津梁不愧其名至袁簡齋太史趙
甌北觀察詩文秀雅蒼勁為一代大家至於考據皆非所長隨園隨筆中載宋太宗
高梁之敗中遼人弩箭以崩雖本王銍默記然太宗自幽州敗歸後二十餘年始崩
弩箭之毒焉能若是之久况默記所載狄武襄跋扈韓魏公擅權至以司馬溫公之
劾王廣淵乃授執政之指直與胡絃之劾真魏可同傳矣其踏駁不一而足奚足據
為典要至趙甌北簷曝襪記以湯若望南懷仁至乾隆中猶存其言直同讖語未審
老叟何以昏懵若此亦著述中一笑柄也

明人論先烈王

嘗讀全謝山鮑琦亭集載明人夏吏部允彝言曰東國乃能恪遵成命推讓其弟又
能為之扞禦邊圉舉止與聖賢何異其國焉得不興蓋謂先烈王讓國事也其時傳
聞異辭尚不知先王擁戴文皇出於至誠高皇帝初無成命也董崇如與友人
書云東國部主雖老其子某雄鷲非常才略不出曩霄公之下將來邊警尚未已也
是二人為明臣僕乃推尊烈王至此當時神武英略洵可知矣。

太平廣記載唐張文瓘居中書數年。未能食一堂餐。以為命蹇。余自己丑襲封至乙亥十載間。凡朝廷大燕會及內廷聽戲等嘉禮。皆未曾預。己巳今上五旬萬壽。余適丁內艱。不得與逢。盛典自今思之。曷勝垂涎。感歎其命之蹇。應與文瓘同也。

海超勇盜馬

海超勇公蘭察從征西域金川臺灣諸戰功。超封五等。為近日武臣之冠。值內廷時。與蒙古巴林郡王巴圖相善。二人皆有駿驥。扈蹕木蘭。王欲以己馬易公騎。公不許。王曰。余夜間使人盜去。公勿瞋也。公笑應之曰。大佳。王果使人晚間往竊。見駿馬獨立荒原。斲草因潛捕之前。土窟中一健夫執馬韉伏其內。蓋公預為之備也。因大呼曰。寄語汝玉吾公行當竊王馬矣。使者歸告。王命防閑嚴密。夜半忽聞帳外大呼盜馬者乘馬去矣。俄而萬帳齊呼捉賊。如山岳崩勢。王馬皆驚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駿已失。蓋公潛至王帳後。使從者羣呼。及防者出視。而公乘馬行矣。事雖猥瑣。亦一兵機也。次早二人相見。歡飲竟日。王卒以馬贈公。蓋深服其智也。按太平廣記。柴紹弟盜馬事。與公正同。古今豪傑。皆未可繩以法度也。

郭汾陽逼娶妾

嘗讀劍俠傳崑崙奴盜紅綃事。其人曰。當朝一品。再造社稷。語實為郭令公無疑義。按紅綃曰。家本良家。為主君逼娶為妾。至今心猶耿耿。故願隨崔生潛逃。諸語事雖出於裨官家。不足深稽。可見當時法網之寬。故人樂為盡力。雖如汾陽勤慎。尚有小德出入之舉。而世人並未以為非。豈若後世人情。罵悍。雖行如曾史。稍有不當。則浮議蜂起。利害隨之。其功業安得建樹也。

元裔之多

自古勝國之裔。以元裔為最優。順帝之嫡支。雖為額森所滅。喀爾喀四部落。乃元太祖第四子塔斯之裔。族牒昭然。其他科爾沁。巴林。奈曼。敖漢諸部落。皆元太祖昆弟之胄。今悉列為藩封。又回部中。尚有元裔。按元史長子

封於絕域。去中國萬餘

里。其地似今俄羅斯。然則元之世澤。延長較諸江干乞食三王同戮者。不可同日語矣。按蒙古藩封中。惟喀爾沁。土默特。二部落。姓烏梁哈。為元大將阿木後。今杜陵郡王邸中。尚存譜牒。嗣王曾命余為序。故知之甚詳。今元裔薄之曰。係漢人王姓。篡竊其地。非蒙古裔者。誣蟻之談也。

本朝待外國得體

列聖柔遠綏邦。撫安華夏。皆得操縱之道。喀爾喀四部落及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等。歸降時。皆不去其汗名。蓋以其地處遐荒。不足與較。今既仍其名號。異日即稍有梗化。亦不有傷。國體所謂蠻夷相攻。王者不治。較諸前代爭歛市之名。受吾祖之紹者。其得失信何如也。又俄羅斯國。未通貢表。故彼此關會不用。詔旨惟令理藩院行文於其瑪玉斯衙門。如有司咨牒之狀。實得中國馭夷大體。勝於富鄭公之爭多矣。使宋室於契丹早行此制。烏有燕雲連兵之禍哉。

二逆少子

阿逆叛時。其妻子為舒文襄公所擒。事見前卷其少子某年甫周晬。純皇帝憐之。命永錮監中。年至四十餘。尚未出獄。不識牛馬之形狀。嘉慶甲子乙丑間。始卒獄中。皆推為祭酒馬。又回部霍集占之子某。賜傅文忠宅為奴。文襄王委任之。招攬事權。頗為殷富。回部王公輯瑞至者。叩拜其門。某坐受之。主僕之禮儼如也。

諧達

國朝定制。凡皇子六齡入學時。遴選八旗武員弓馬。國語嫻熟者數人。更番入

衛教授 皇子騎射名曰諳達體制稍殺於師傅蓋古保氏之責按明順義王俺答即為小王子之保氏故衆相沿稱之初非其名明人不知甘受其始亦舛陋之一端也近皆選東三省人充補雖其弓馬純習然人率皆舉止獷野衆素輕之朱文正公晚年信道自言曾拜純陽為師命柳仙偵察即世所謂柳魅者公敬禮視呂祖稍殺時皆以為荒謬成王忽曰然則為朱先生之柳諳達矣衆皆粲然。

榮恪郡王

王諱絲億榮純親王子也純王少時國語騎射嫻習為純皇帝所鍾愛欲立儲

位純王早薨王少失怙恃溺於聲色身體孱弱至中年無日不病或對人終日不復接談今上令王乾清門行走以習勞勩然其疾終不愈也性聰敏善書法誦古今經史出口如瓶瀉水余嘗以荀子淮南鴻烈解諸書詢之王背誦嫻熟然亦未見王常讀書也遇大節侃侃不苟癸酉之變王時扈從聞警或猶泄泄然王泫然出涕曰上為吾輩何人即以親誼論之猶當代分其憂况萬乘之尊乎因進諫請上速回京中以靜人心上首肯之即日迴鑾因重視王曰朕姪輩惟綿億有骨肉情也寵眷日優王逾年以勞瘵薨上悼惜之

陳壽山

陳處士松字壽山。性豪宕。善繪事。少遊楚。不遇入京。客余邸中。先恭王甚喜其人。日與壽山談。置其畫。不論可也。先生繪事少。師板橋。諸派故頗為人所訾議。然善畫松。嘗於夕照寺壁間畫大松數株。枝幹長數十尺。夏日觀之。謾謾有聲。如身立深山中。人爭愛之。以先生終身筆墨。惟此為最云。淹蹇以終。年未五十。其妻孥流落客邸。先恭王厚為恤養。至今猶存。年已八十餘。蕭蕭白髮。亦可憫也。

顧星橋

顧太守宗泰長洲人。少為諸生時。喜聲望。築月滿樓。招延賓客。飲酒賦詩。無暇日。為沈文愨公弟子。故詩筆清雋。尚沿正宗。強仕後。始登甲第。偃蹇粉署廿餘年。壯志不為稍衰。客余邸。與余最善。有詩賦相商榷。先生必為忠告。亦淳朴之士也。然性喜躁進。以巧宦自目。序余詩稿。書官階至三十餘字。旭亭師笑曰。今世兼攝事者。自和相下。即星橋歟。其熱中也如此。晚年負債山集。一麾出守。眾債帥日集其門。如市。卒乘奔棧車。潛逃出京。人爭以為笑柄。至粵東後。以結習致罪。制府劾免其官。歸吳門。後貧苦益堅。寄食友人。以卒。先生初以文愨致通聲氣。及文愨被論後。先生惟恐牽連。

逢人告曰。沈公非我之師。亦稍為背德矣。

本朝富民之多

本朝輕薄徭稅。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殷富。素封之家。比戶相望。實有勝於前代。京師如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壞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然二族喜交結士大夫。以為干進之階。故屢為言官彈劾。致興獄訟。不及祝氏。退藏於密也。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貧乏。人呼為郝善人。純皇帝嘗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云。王氏初為市販。弄童後。以市帛起家。築室萬間。招集優伶。耽於聲色。近日其家已中落。然聞其子弟云。器皿變置。猶足食五十載。其他可知矣。亦皆極一時之盛也。

麻狀元

本朝順治壬辰。始許滿洲子弟廷試。與民籍另置一榜。頭場四書文。二道。二場論一道。而巴麻文僖公爾吉中廷試首名。人爭呼為麻狀元。今其宅猶存。人呼為狀元街云。其後停試。至癸丑復開科。即與民籍貢士同榜。如今制云。

王文肅

王文肅公安國性剛毅操守廉潔雖屢歷臚仕其貧窶如故也每早登朝家不舉火偕幼子同輿往公入內堂餐市餅餌數枚令其子坐輿中食之充飢而已履懿王與之善嘗飲助之公辭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與王有所交結也其子侍御念孫以彈和相著聲望喜講水利屢任河員卒以河決罷官今少宗伯引之乃公孫也

陳文肅

本朝漢閣臣率以耆儒碩德始獲登庸故歷黃扉無不白髮駸駸者惟陳文肅大受以大考受上知其參政時去釋褐甫十載人爭羨之公性剛峭岐嶷偉貌善吏事歷任封圻以廉敏稱職諸下屬畏如神明莫敢欺詐然多谿刻恩怨分明睚眦之仇必報有道員明公福者伊文端公之孫也為公門生任粵東糧儲道公之兩粵制府時明公適丁艱歸遇諸水程明公具刺謁公公適假寐閤人不時通明公慨然揚帆去及稟欲見之而明已行公心恚其事至粵中撫拾明浮收糧米案劾之明因致大辟後數十年其子輝祖卒以貪婪伏誅衆皆以為公苛刻之報云

王功偉

王功偉

富順

漢軍人性迂拘學問舛陋除四子書時文外他書籍莫覩也然直朴頗

明大義見有人受奴隸欺者必從旁證之屢遭人怨詈先生不顧也自以為善陶猗
之術屢開市店貲財為人結盡而先生自以為倍獲人前津津道之其志終不衰也
以致落魄布衣敝袍尚不能給訓課蒙童以為糊口計繩床土銜終日書聲喧聒不
已而先生不以為厭也嘗病眩暈恒恐斃於道途每出行必小紙書其姓名居址以
防顛仆余笑謂曰昔劉伶荷鍤自隨今先生之骸骨惟以不歸於田廬是虞何其不
達也若此先生亦無以對也後卒以貧困終

嘯亭續錄卷三

清 汲修主人著

明史稿

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精善有勝於館臣改錄者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數端焉惠宗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為刪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也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淠劉安輩亦足寢耶不及史臣厚責之為愈至於李延機與沈權沈一貫畢自嚴與陳新甲同傳未免鸞梟並棲殊無分晰不如史臣之分傳也周溫二相為戕削國脉之人乃不入奸臣傳而以顧秉謙齷齪輩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後史臣皆為改正蓋首創者難工繼述者易善也惟三王本紀較史本為詳然其事跡今已見 欽定通鑑輯覽亦無庸贅敘至於奏牘多於辭令奇蹟罕於庸行則二史病處相同殊有愧於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為差勝也

曉屏相公

鄒曉屏參政

炳泰

無錫人。登科後不登權要之門。徜徉詞館者三十年。以資深得躋

卿貳。好古書畫。收藏甚富。嘗得化度碑宋搨本。至質衾裯。以易歸。曾告余曰。他人以

如山金帛。乃易贗物。滿架閣不及余數金之真也。立朝不苟。游至冢宰。與胡合菴

理爭兵部銓選事。直言侃侃。胡莫能奪。卒以見謫。余是日遇公於九松山古寺中。公

曆言胡變法故。曰。吾年已及衰。尚戀戀此位。何為當以去就爭之。不可使朝廷之

法自我壞也。余欽服其言。以為有古大臣風。上亦重其品望。誕日。賜內府梨園

部曲以榮之。然性多疑忌。苛待下屬。嘗於政事堂謂銓選部君曰。汝部中皆賣法之

人。何面目入此堂也。以致激怒。闔部司員皆欲挂冠去。賴同事者勸諭乃止。故僚屬

嗟怨。不以實告。兼京兆數載。致延林清之變。而公尚不知也。是日踉蹌入朝。履聲

索索。然向人語曰。事出倉皇。我亦無法措置。昏然坐軍機處階上。默無一語。眾皆笑

之。卒以是免官歸。時囊無貲裝。至賣書畫以行。聞法時帆言。公所著午風堂叢談。皆

載近日士大夫嘉言懿行。頗為富溢。近所刊本。皆割裂故書為之。實無足取也。公善

吟詩。體裁正宗。頗有隨州青邱遺趣。實近日公卿輩所罕能也。

和相見縣令

右安門外野寺僧人言和相權盛凡入都謁選爭以謁見為榮有山東屠城某令入都求見和一面以誇耀於同寅以二千金賄其閹者於和相歸邸時長跽門前自呈手版和相於輿中呵曰縣令是何蟲豸亦來叩見耶時傳以為笑柄

質莊王義犬

質莊王嘗畜小犬名蘋婆頗馴順解識人意王薨犬不食三日斃亦一異也

伊總憲

近日宗室中洊列卿貳者多不稱其職任如祿相公宜中丞其彰明較著者繼起為

伊總憲

沖阿

為豫良王猶子以資深致大員初無所表見於世甲戌秋任總憲甫數

十日忽奏檢拾無名揭帖有滑縣民某首告京師有林清逆黨欲於萬壽節起事

闖入

神武門之語舉朝駭然至期間無其事人多疑之穆司馬

彰阿

告余曰吾儕

家長稱觥之期其子弟僕長尚預戒同事勿以不詳事見知今萬壽令節伊公以

惑亂人語入告何其舛也余首肯其言又聞中城副指揮史作霖

夢蛟

言前期伊公

已至公署園中並無應奏事件若預為引避者次早即有揭帖之事又其宅隱僻甫

為總憲何以訐者即詳其居址官職殊堪駭惑或云伊素好左道嘗引扶鸞邪術之

人寓其宅中其跡隱秘莫可詳也以是見謫烏里雅蘇台將軍人心大快未逾年復以奧援授理藩院尚書初不愜公論也

胡桂畫

內府伶官胡桂善繪事仿董北苑黃鶴山樵諸家酷肖嘗作長城雪霽圖見純皇帝御製詩中其子九思亦善繪事通書翰拜法時帆祭酒為師客質邸以文墨自娛嘗作小詩清雋可喜較之時帆實入室弟子也

關槐

關司馬槐浙江人家巨富以貨為中書黃緣成進士初未嘗能文翰也拜傅額駙隆

安為師自相誇耀人爭鄙之亦自以為能繪事凡歲時貢畫數百幅以供內庭糊

壁復餽遺諸內侍故其值房中槐畫為多時中書盛公敦崇亦善繪事故人謂之曰

關花盛樹歲朝胡蓋三人所長也晚年跛足尚復戀棧嘗同余召見乾清宮槐覽

簞上階成司馬書謂余曰吾若有其家貨早罷官歸去尚復阻後進之路何為也槐

乃以貧窶自居冬日服單襜衣室不舉火謝薊泉侍御往拜之延之上坐土銜上窗

不糊紙寒威凜然謝笑曰余雖年邁然不以此殘軀陪君為凍餓鬼也而槐初不作

然但謝貧乏而已。

圖文襄公厚德

圖文襄公平察哈爾川陝戰功。余已詳載前卷矣。幼時聞先外祖母舒太夫人言。太夫人為公掌刑曹時。與姚端恪公同定律例。將明代酷法盡皆刪除。奏釋死囚長枷匣牀。以免獄卒凌虐。又燬明代鎮撫司酷刑。如呂公絳紅繡鞋諸虐具。以免後人效法。當時翕然頌德。至今馬姚二氏簪纓不替。有所由來。汝小子其曷諸。今余以虐刑治強暴。致罹刑網。靜思罪愆。真不愧先外祖母慈訓也。

劉全母

和相家奴劉全。幼時為人執鞭家甚貧乏。至冬月着單衫。穀穀有聲。和相攬權時。甚為倚任。屋宇深邃。至百餘間。曾為曹劍亭所彈劾。士大夫不肖者。爭與之結姻眷。有葦山楚濱之風。其母甚賢慧。及全富時。其母必日索腐鼓下餐。曰。昔日思此而不易得。今雖豪富。敢忘舊日景况耶。故全受稟母教。罔敢干犯國法。其子某甚不肖。致有南郊私斃人命事。以遭刑誅。而全母卒以善終。

王西莊之貪

王西莊未第時嘗館富室家每入宅時必雙手作樓物狀人問之曰欲將其財旺氣樓入己懷也及仕宦後秦諉楚誣多所乾没人問之曰先生學問富有而乃貪吝不已不畏後世之名節乎公曰貪鄙不過一時之嘲學問乃千古之業余自信文名可以傳世至百年後口碑已沒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猶自在也故所著書多慷慨激昂語蓋自掩貪陋也

鐵冶亭尚書

余束髮與冶亭尚書交已廿餘年喜其詩才俊逸議論今古是非侃侃正論以為有古大臣風範後聞其曆任督撫以傲戾稱考核下屬往往因苞苴多寡定其優劣又袒庇科且頗蹈明人惡習乃因王伸漢之獄謫貶西域召用未逾年又以在西域時濫斃人命致遣戍吉林頗詫其言行不符乃至若是後聞人言當癸酉秋林清之變時公獨召對盡述閣官不軌之謀又發十七日夜之事觀前故上從其言搜捕逆黨頗急太監楊進忠造刀逆謀又為其門生御史陸泌曹恩繹所劾發致閣官恨之切齒造諸蜚語上聞適遇西域之咎重遭重譴公嘗選八旗諸耆舊詩數十卷頗為繁富任齊撫時進呈上御製序以寵之賜名曰熙朝雅頌集頒行天下

玉閭峯侍郎

治亭弟閻峯司馬

玉保

詩才敏捷過於其兄。品高雅。不趨聲聞。

純皇帝時。惡八旗

詞林學問。弇陋特

親試之。擢公兄弟二人。眾以軾轍郊祁比之。公學淹博。嘗讀武

經諸書。自以為知兵。臺灣之役。傅文襄王海超勇。公膺上賞。公以藍鹿洲平臺紀略

示余。曰。昔廷珍以七日擒巨寇。甫陰一輕車都尉。今二公竭天下之力。以成其功。不

及藍氏多矣。川楚教匪叛時。公欲請纓自薦。為人尼止。上知其才。欲擢為晉撫。有

公鄰某公。先以貲賄和相。因薦其資格較王某為深。上從和言。故公有詩曰。春風

先已入鄰家之句。其家復遭婦道不職。終日勃谿。因鬱鬱成疾。寄居治亭園庭。以沒

人爭惜之。

蔣元亭侍郎

蔣元亭侍郎

子浦

少司空元益子也。父子同居九列。時人榮之。公好講辟穀術。朱文

正公引為入室弟子。又以釋迦柱下之道異致同功。故合釋道二學著書立說。時人

頗以為恬靜。然躁進取急於名利。凡要津當道。無不交接。其人稍蹉跎。即厭棄如敝

屣。嘗與其徒某於密室談道。有聽之者。皆容成御女之術。及奔競要津。秘窳耳。畢子

筠孝廉深惡之曰。元亨之倡邪說。與川楚教匪何異。况假元漢之言。以為終南捷徑。何其舛也。余以畢子為知言。後卒以師事僧人王樹勳。為石御史承藻所劾罷鬱鬱歸去。久之乃死。

熊鉛山司寇

熊鉛山司寇枚江西人。少中戊子解元。屢任封疆。以懦弱名。下吏多撒撤之。年六十餘始登九列。壬戌科主會試。總裁於闈中擬墨。文字荒疎。不堪入目。有文王亦人耳之句。為稽操子傳為笑柄。紀曉嵐批其文曰。中有一團渾穆之氣。亦譏其不中軌也。公以江西名雋。自居晚年文字。何以荒謬至此也。

陸大司馬

陸司馬宗楷少年科目。居大司馬成任。垂三十年。純皇帝召見。憐其衰老。數年中立擢大司馬。嘗問之曰。卿年遲暮。自揣精力尚能衡文柄乎。公對曰。臣任司馬時。日課國學生。乃自文章堆中匍匐出者。殊不以為苦也。上笑頷之。

彭氏科目之盛

余素惡扶難之事。以為假鬼神以惑眾。為王者所必誅。故律置之重典。良有以也。然

姑蘇彭氏素設文昌神雞壇南昀先生以孝友稱其孫大司馬公復中元魁祖孫狀元世所希見司馬之子紹觀紹升紹成其孫希鄭希洛希曾其曾孫蘊輝皆成進士今司寇公希灑復登九列科目之盛為當代之冠豈真獲梓潼之佑耶抑別有所致之也

鮑雙五侍郎

鮑雙五侍郎

桂星

雖以妄言失職然其人性伉爽未第時為涑水方氏主計臣出入百萬計無遺筭方氏賴之以富為中州學政督課士子最勤五更時即朝服坐堂皇校閱文字以河南士風多奔陋故命題多以典故考詁以誘士子勉於學問誦讀其敘中州試牘有云士子奔陋不已必至有懷挾代倩之弊而國法隨之矣語雖激烈亦見其苦心也癸酉秋任湖北學政時聞林清亂慷慨就道數日急驅至京時滑縣道梗公主僕數人直摩賊壘而過嘗曰吾既以身許國豈可畏禍紆行以干名義也途中上疏調劑兵食語多裨益上採行之故滑縣之成功較連公之策居多公為余之畏友丁卯冬余邸既遭回祿公每勸宜急修葺以存國體至丙夜修書洋洋數千語以責之又余拔優過其寓公拒不納其嚴厲也若此

陶珏卿

余素狎優伶。屢為吳春麓侍御鮑雙五司空所斥。心甚慚恚。若輩迎歡賣笑。雖其常態。然亦有深知大義者。如陶珏卿名雙喜。江都人。貌雖齊李蔡。然性多伉爽。才敏捷。頗可人意。侍母最孝。凡所得纏頭。任母蕩費。惟恐不得其歡。余每放言妄論。伊必阻止。曰。此招禍之媒也。卒應其言。伊於奉母外。其所蓄貲財。多周濟貧窘。曰。同為世人。何忍見其流離也。後余以暴戾致愆。乃株連及珏卿。入獄數旬。日夜長號思母。聞者哀之。因以瘦死。亦若輩中之翹楚也。

慶丹年相公語

丹年相公三世調梅。古今罕覩。性平和。居樞府數十年。初無過失。舉趾不離寸跬。人比之王岐公。憶其初。賜雙眼花翎時。緩步出。神武門。風度安翔。眾譽之。曰。世罕見此和平風度。所以載厚福也。癸酉秋。林清之亂。公年垂八十。抱疾於邸。踉蹌坐肩輿入內。昏然坐。順貞門階下。終日無所指揮。人有告其變者。尚從容曰。此語自何所聞。若輩安敢如此。橫逆人爭笑之。卒以是致仕歸。逾二年薨於邸。諡文恪。

姚姬傳先生

先恭王善持衡天下士。乙亥夏朱子穎南遊攜姚姬傳詩至邸。先恭王曰：此文房冬
郎之筆異日詩壇宿秀也。不十年先生成進士，改官刑部郎中，持法嚴正。劉文正公
甚倚任之。會文正公薨，先生乃移疾歸里，掌文教者四十餘年。古文道勁簡鍊，類歸
震川而雅澹過之。年八十餘，庚午重赴鹿鳴，賜四品章服。又數年始卒。論者以其
品望為桐城第一流云。

楊升庵詩

嘗讀楊升庵集，海估引云：海估帆乘鯨浪飛，綃宮夜取萬珠璣。翻身驚起蛟龍睡，血
污青泠竟不歸。偃月堂空罷舞塵，靖安坊冷怨佳人。芙蓉蓮子隨他去，不及當年石
季倫。乃譏夏文愍之詞。蓋桂洲居相位時，亦復貪婪倨傲，原非賢佐。不過為分宜所
陷，死非其罪。人多憫之。今鳴鳳記演河套劇，居然黃髮老臣，可與葛氏、姚宋並列者，
亦未免過褒也。

福文襄王夫人

福文襄王夫人，姓阿顏覺羅氏，總督明公山女也。性爽伉，遇事多決斷。配文襄王廿
餘年，封疆案牘嘗為佐理。安南國王阮光平既歸降，純皇帝欲其來朝，以貫其罪。

而阮畏 天朝法不敢親至。文襄王憂之。夫人曰。此相公禍福關頭。使光平不親至。何以歸報。君命因呼使臣吳俊入署。隔簾與之商權。久之曰。吾儕雖裙釵輩。敢以此頭保光平不死。務須招其至粵。以彰 君德。吳故善辭令。馳入安南。力說光平。以夫人辭告之。光平始入覲。純皇帝大悅。頗優賚之。以歸。夫人之力也。文襄王薨後。夫人持家數十年。以嚴厲稱。閨門整肅。人爭慕之。

明太傅家法

余嘗育奴于英魁。為納蘭氏之舊僕。言明太傅珠於康熙中。既為郭華野所劾。曰。勳名既不獲。樹立長持保家之道可也。因廣置田產。市賈奴僕。厚加賞賚。按口賙以銀米。冬季賜以綿布諸物。使其家給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主家者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於明府尚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豪。至成公安時。以倨傲和相故。櫻於法網。乃籍沒其產。有 天府所未有者。良可惜也。因思權奸保家。其才故有過人者。所以能歷百年而不敗也。

蔡葛山相公

蔡文端公

新文恪公

世遠姪也文恪為

純皇帝藩邸舊學故

上待公尤厚公性

端慤理學傳世為安溪正脉故雖以過失屢遭

上嚴旨而敬禮猶如故也為上

書房總師三十餘年諸

皇子皆敬憚之乙巳春

予告歸里諸

皇子賦詩送行

時人比之疏傅庚戌秋入京祝

嘏

上謂和相等曰今歲王會圖慎勿使蔡新見

之恐其諫章即至也其為

上所重至此余幼聞先恭王言嘗自灤陽返遇公於途

公立降輿先王止之公曰某非為王降輿也乃正襟北面恭請

聖安畢然後相見

其大節不苟如此年九十餘始薨於家實昇平人端也

王鴻緒

王尚書

鴻緒

之左袒廉玉余已詳載矣

見前

近讀其明史稿於永樂篡逆及姚廣孝

始瑞諸傳每多恕辭而於惠帝則指摘無完膚狀蓋其心有所陰蓄不覺流露於書

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此以王司徒之言未可厚非也

朱文正宅湫隘

涑水紀聞載宋臣楊礪為真宗東宮官即位拜樞密副使病甚帝幸其第所居在隘

巷中輦不能進帝因降輦步至其第慰勞甚至按朱文公薨時

上親往弔門不容

御輿入 上步至其靈前哭之甚哀古今 聖君賢臣如出一轍也

性情之偏

余性情褊急嘗為質恪郡王所箴曰兄至眾叛親離時始信弟言之不謬也余嘗以為過激之談今終以暴戾致愆深悔不從其語然古以郭汾陽盛德卒因暴怒杖死判官張諱陳執中為宋相以無道虐死婢子三人迎兒年方十二累行笞撻窮冬髀縛絕其飯食攀囚至死為趙清獻所劾漢相魏相以撻斃婢子故為趙廣漢所究治皆歷見諸史冊諸公皆當世名卿賢相其過失如此之甚終未以此罷斥何況懲治強暴法雖奇刻究未致斃乃使光王封爵自余而失深有所愧恥也

古史筆多緣飾

余素怪前代正人君子名節隆重指不勝屈近時人材寥寥何古今之不相及若此嘗與畢子筠孝廉談及子筠曰君泥古史冊語故視古今異宜不知 本朝人才之盛為前代所不及 先朝無論已即以目下人才論如王文端之持正朱文正之博雅松相公之高談理學岳少保起蔣勵堂之廉名素著戴文端百菊溪之才鋒敏捷慶丹年相公董太保之和平謙讓額經略德將軍之戰功克捷楊軍門遇春之

宣勞西北王提督得祿之揚譽東南李壯烈長庚穆忠果克登布之忠節強忠烈克

捷李太守毓星之死事汪瑟菴廷珍吳山尊飛鮑雙五桂星之文學擬之前代人才

有過之無不及者使史筆有所潤飾皆一代名臣也余韙其言近讀王文正筆記丁

鶴相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未足深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美談耳言雖出於

奸邪未必無因而發也

報應之爽

宋時章惇少時私人之妾為人所掩踰垣而出誤踐嫗婦為婦所訟贖銅乃免其後

為政苛虐卒有嶺南之行近有某相公少時貌甚美麗嘗奸於大姓宅其僕憤極欲

刺殺之幸悞中帽乃免其後高朗令終為一代之賢臣吁亦異矣

盜賊之說

聞見錄載相傳黃巢不死時溥之誅乃自髡為僧張全義見於洛南禪寺號雪竇禪

師有自題小照詩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挂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

干看落暉紀曉嵐灤陽續錄亦辨魏闖不死阜城乃假縊貌似者代之袁簡齋又言

李闖不死九宮山為某寺和尚曾有見其遺像者云余按黃巢闖闖罪惡通天雖醢

誅之未盡人快。奈何轉為隱諱。務以考終歸之。未審執筆者是何心也。又雍正中平恪郡王北征時。有僧人贈王劍。繞書闔字。羣亦以為李逆不死。余以必係賊人遺物。為愚蠢僧人所獲。獻之以邀厚賚耳。未必李逆果成佛也。惟明惠帝世以為出亡。又唐王被擒後。有言脫逃至五指山為僧之語。乃遺民未忘故主之意。無論真偽。猶有取焉。

舒文襄公末節

余舅氏舒文襄公。少任御史時。極言天下利弊。當時號為鐵漢。後內任金吾。外掌軍旅。皆以剛直見稱。故劉文正公力挽為相。及居首揆。鋒芒日斂。殊蹈模稜之習。王倫之役。復逞軍威。多殺無辜。又上疏言禁民間私蓄火器。為言官所糾。比以奏皇銷兵云。然川楚之役。初有欲招撫者。以致賊人蔓延日熾。反不如公之除莠務盡之善。又火器之烈。自古所無。自明中葉始入中國。賴本朝化治昇平。故猶未盡其害。若六朝五代之際。使有是器。以烈燄攻城邑。吾民鮮子遺矣。蓋公之智慮深遠。亦未可厚非也。

年大將軍先兆

年大將軍賜第在宣武門內右隅其額書邦家之光及年驕汰日甚有識之士過其第哂曰可改書敗家之光蓋以字形相似也未逾時年果債事

朱文正公之直

朱文正公在講帷時以羽翼今上故忤某貴臣後其與人毆傷官兵某貴臣因嗾護軍統領某重劾之以洩前憤賴上優待公惟治其與人罪然謂侍臣曰師傅所當優禮者至其與人務須以法治也後未逾時貴臣即獲罪侘僚以終統領家以中構之私殺傷其子統領亦以他事劾免蔣香杜孝廉笑謂余曰朱相公果能驅使黃巾力士陰譴伊二家耶余曰即使朱公真有其術以伊素日品行亦必不為其天報之不爽耳蔣以余言為然

夜談隨錄

有滿洲縣令

和邦額

著夜談隨錄行世皆鬼怪不經之事效聊齋志異之轍文筆粗

獷殊不及也其中有記與狐為友者云與若輩為友終為所害用意已屬狂謬至陸生楠之事直為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所論劾者亦僥倖之至矣

松相之謫

松相公自癸酉秋出鎮伊犁。又復三載。丙子秋始歸。朝任御前大臣。以直梗稱。

丁丑夏。畿輔亢旱。上下詔求言。公上疏諫阻。東巡。上以其故違。祖制。應置

重典。念其平日廉直。以二品銜。謫為察哈爾都統。其疏云。臣某跪奏。為恭讀

諭旨。惶恐焦急。敬憑微忱。事竊臣昨日仰蒙召見命閱御製望雨省愆說畢。臣

隨赴軍機處。取官公同捧讀之下。萬分慚悚。跼蹐不安。茲因順天府所屬缺雨。以致

我皇上引咎自責。宵旰憂勤。天時稍釋。深戒臣工。因循疲玩。復諭及癸酉九

月之變。誠如聖諭。旱象甚可畏也。如臣忝列首揆。僅知趨走為勤。實有應得之愆。

若徒以虛言塞責。不惟辜恩負職。亦恐天理難容。因念皇上於來年詣盛京

恭謁。列祖陵寢。以告成平。典禮攸關。固不宜緩。又以連年河流順軌。漕運迅速。各

直省普慶豐收。原可舉行鉅典。唯今夏亢旱尤甚。上天昭示。獨在三輔之區。臣愚以

為皇上展敬之誠。已荷列祖列宗在天昭格。伏思十七年臣奉差奉天查勘

陵寢工程。沿途曾見旂民頗形艱窘。是以於十九年春間。由新疆曾經恭摺奏請

皇上緩詣盛京。荷蒼諭允。自去年八月。臣入都之後。日侍天顏。屢蒙諭

及二十三年恭謁。祖宗陵寢。彼時臣以連年雨暘時若。收成豐稔。固應舉行斯

典今乃三輔旱象已成。或係祖宗眷佑。昭示景象。暫停舉行。以為蘇息。岐豳父老之意。未可知也。臣不揣冒昧。恭摺密陳。是否有當。伏乞睿鑒。臣無任惶恐。慚悚之至。謹奏。

詩文溢體

宋子京詩文瑰麗。與兄頡頏。其新唐書好用僻字溢句。以矜其博。使人讀之。胸臆間格格不納。殊不爽朗。近日朱笥河學士詩文亦然。余嘗謂法時帆祭酒云。讀新唐書及朱笥河集。如人害噎膈症。實難舒暢也。法公為之大笑。

服飾沿革

國初尚沿明制。套褂有用紅綠組繡者。先良親王有月白繡花褂。先恭王少時猶及見之。今吉服用紺素服用青。無他色矣。花樣康熙朝有富貴不斷。江山萬代。曆元五福諸名目。又有暗紋蟒服。如宮制蟒袍。而却組繡者。余少時猶服之。袍褂皆用密線縫紉。行列如繪。謂之實行。袖間皆用熨摺如線。滿名為赫赫。今惟蟒袍尚用之。他服則無矣。又燕居無着行者。自傅文忠征金川歸。喜其便捷。名得勝褂。今無論男女。燕服皆着之矣。色料初尚天藍。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着深絳色。人

爭效之謂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淺灰色。夏日紗服皆尚棕色。無貴賤皆服之。褻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綠色。國初皆衣之。尚沿前代綠袍之義。純皇帝惡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無知者矣。近日優伶輩皆用青色。倭緞漳絨等。緣衣邊間如古深衣。然以為美飾。奴隸輩皆以紅白鹿革為背子。士大夫尚無服者。皆一時所尚之不同也。

貴臣之訓

定例。坤甯宮祭神胙肉。皆賜侍衛分食。以代朝餐。蓋古散福之意。有貴臣領侍衛者。因訓其屬曰。居家以儉為要。君等朝餐。既食胙肉。歸家慎勿奢華。晚間惟以糟魚醬鴨。噉粥可也。某侍衛應曰。侍衛家貧。不能購此珍物。某公乃語塞。其生長富貴。不知閭巷之艱難。若此。可知何不食肉糜之言。洵非虛也。又誠同族少年曰。在外慎勿胡亂行走。少年性黠。因故為不解狀。某公報顏良久曰。所謂嫖妓等事是矣。少年曰。我輩外間皆名宿娼也。一堂闕然。

明相國

丁丑夏。松相公以久旱。策免拜明參政。首揆公。於乾隆丙子丁丑間。即從征西域。久

擁旌節董太保居政府廿餘年視公猶為後進年已大耋乃登台席自渭濱釣璜之後實為再見信昇平人瑞也按宋喬行簡亦八十餘始入政府不久即免未足稱也

安三

明太傅擅權時其巨僕名安圖最為豪橫士大夫與之交接有楚濱萼山之風其子孫居津門世為醜商家乃巨富近日登入仕版有外典州牧不肖宗室至有與其連姻眷者亦數典忘其祖矣

明春二公論戰

人臣死綬古今通誼然必有濟於國始為可貴若如趙括邱福之徒非不輿尸殉死不為世所重也聞明相公言木果木之戰海超勇公實預其事甫交綬海公即大呼曰軍氣頽敗此潰師之兆也吾馬首欲東諸君努力衝圍悉會師於美諾可也因策馬歸故身不預難其後卒以滅敵蓋留身有待也春將軍甯亦世代擁旌者言對敵如角觝然稍覺勢異即放手再與之撲不然必顛仆矣自古如郟鄩之役九節度之敗皆師老之故也二公皆久經軍旅者其置論乃如是此與楊存中舍淮守江之論相似非親身經歷者必以其言為懦矣

朱檢討題詞

朱檢討

天保

諫立東宮事。余已載之矣。近於崇效寺觀拙菴和尚紅杏圖小照。康熙

中詞林如王漁洋朱竹垞輩。率皆題詠。公題七絕一首。詩亦雋逸可喜。乃知其別字鶴田也。因忽忽閱看。未得抄錄其詩。心殊覺悵惘也。

譎諫

聖祖既廢理邸。揆敘王鴻緒輩。恐其復立招禍。因造諸蜚語以聞。仁皇帝怒欲置

王於重典。衆莫敢諫。領侍衛內大臣婁公

德納

仁皇近侍也。年已耄。善解人主意。

時上自暢春園還宮。欲明頌。詔旨公先日燕見曰。聞護軍統領某得暴疾。肉盡

消瘦。已骨立矣。某公素以體胖著者。次早。上入宮。某統領佩刀侍。神武門。豐偉

如故。上詰公。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體之豐瘠。乃現於外者。尚訛傳至此。何

况暗昧事哉。上首肯其言。立罷其。詔云。

流俗之言

避暑錄話載宋時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云。如獲燕王頭。蓋當時以取燕為急務也。雍正中嘗與準夷構兵。里巷鄙自矜伐者。必曰汝擒得策王至耶。何自誇張若此。

蓋謂策旺拉布坦也。余少時聞老嫗婦猶言及之，可見準夷鴟張一時非純皇帝之神武，安能剪滅其國夷為郡縣。其威德勝於宋代，不啻霄壤之別矣。

置歲不用閏法

宋沈括夢溪筆談載置歲法，言每歲以十二氣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為孟春之一日，驚蟄為仲春之一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凌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如此則算術豈不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云按秦西之法，本以日紀歲，初無置閏之法。入中國後始增置閏之條，括當時聲教不通，乃其論與西法暗合，亦精於算律矣。

牧菴相國

牧菴相公長麟，景祖翼皇帝裔也。成乙未進士，以部曹游至督撫，性聰敏，曆任封圻，以廉明稱。任吳撫時，擒獲強盜，禁止奢侈，嘗私行市井間，訪察民隱，每就食於麪館。吳人傳為美談。撫晉時，和相覬覦上公之爵，乃因市人董二誣告逆匪王倫潛匿晉省某家，和相因公。陛見至京，握手宮門柳下，囑託再三曰：無論其真偽，務坐為逆黨，吾與公偕得。上賞矣。公至晉訪之，皆無實據。某實董仇家，故欲傾陷，公慨然。

曰吾髮垂白奈何滅人九族以媚權相也因坐董二以誣告大忤和相意後因閩中事牽連謫戍西域蓋為之報復也今上親政後召入曆任閩陝諸制府後以母老入都參知政事以目眇致仕久之乃卒余嘗與公直宿禁中問其私行余以節鉞大員小民皆所熟識恐無濟於實事公曰吳中風俗狙詐故欲其知吾私行以警衆也余服其言公亦暫修髯偉貌言語雋雅坐談竟日使人忘倦人亦樂與之交然性好奢華置私宅數千屢毗連街巷鐵冶亭冢宰嘗規之公曰吾久歷外任亦知置宅過多但日後使此巷人知有長制府之名足矣亦善為拒諫也任司寇時比昵某尚書故治廣賡虞侍郎之獄頗急又悞判平蠱事致傷多人頗為人口實云

李賡芸之死

李公賡芸江蘇奉賢人成庚戌進士歷任郡縣以廉能稱屢登薦牘時以為天下清官第一累遷至閩藩時汪公志伊為閩制府汪故老吏以布粟起家矯為廉潔嘗刊小學規範諸書行世李公素輕之嘗乘新轎入督府汪公訓之曰奢者必貪君初為方面大員慎勿美於服飾蹈往昔窠臼也公情然曰芸雖不肖為天子大吏稍飾輿服誠不為過實恥鼓布被脫粟之平津侯以欺罔朝廷也汪公心銜其語會有

改教縣今朱履中許公受其陋規及其僕黃元索詐賤錢數百元皆係相沿舊規汪公乃露章劾之命福州守涂以翰羅織其獄涂希汪意私具狀逼公畫諾公不服以翰拍案厲聲詬之日夜鍛鍊不休公怫然入寓懷寃狀自縊死事聞上命侍郎熙公昌王公引之往鞠其獄閩中士大夫爭伏欽差寓門以鳴其寃汪公不得已引疾致仕熙王二公乃力反其獄事聞上震怒褫汪公及巡撫王紹蘭職涂以翰以迎合故遣戍黑龍江復命荷校三月於戍所公寃乃白閩中鄉紳復建公祠於省中春秋拚蠻以報其德云余向不識汪公素聞其廉名心甚折服辛未夏會汪於靜明園柳蔭下聽其談吐矯飾頗不愜意然震其名亦未敢加輕薄又聞王河帥東輻云長三汪六皆矯名之士未足為貴心嘗疑之後遇牧菴參政於朝悉知其人於汪公終有所惑不意終身之名敗於末路亦可以戒仕途之矯詐者矣

刑部郎官

乾隆末福文襄王征廓爾喀時有刑部郎中某以薦擢召見上問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外間聲名如何某應聲曰外間咸服二人將略比古羅成敬德也上笑遣之出阿文成公悔之告於人曰老夫以某相貌豐偉故登薦膺孰意為孰諸小說人也人傳

為笑柄云。

阿爾裨畫

舒穆祿武勳王之姪都統公譚泰以武勇聞。大兵下江南時。曾射江甯太平門洞穿

其扉。人服公勇。後坐事誅。其孫少冢宰公阿爾裨幼育溧陽相公家。精於繪事。蓋譚

公與陳相比昵故也。曾以畫虎著名。嘗鑒家寶之。以比孫絲龍云。又繪西域貢獅圖。見紀文達灤陽消夏錄中。今於秀峰主人庭上見公畫鷹。怒目炯裂。勁翮鋒稜。有風雲扶搏之勢。信非他人所可及也。

煤駝御史

憲皇帝時。求諫甚切。凡滿漢科道。皆令輪班奏事。如曠職者。立加罷斥。有滿漢御史某。奏禁賣煤。人毋許橫騎駝背。以防顛越。上斥其官。時傳以為笑柄。謂之煤駝御史云。

國朝別裁集

沈歸愚宗伯選 國朝詩別裁集進呈 御覽 純皇帝以其去取紕繆 令內廷

詞臣。更為刪定行世。然其中猶有未及改者。如閩秀畢著紀事詩。乃崇德癸未饒餘

親王伐明。自薊州入邊。其父戰死。故詩有薊邱語。非死流寇難也。當其時海宇未一。不妨屬詞憤激。歸愚選入。已為失於檢閱。而內廷諸公。仍其紕繆。此與商輅續綱目。滁州之戰。書明太祖為賊兵同一笑柄。又黃子雲詩。以舒穆祿少宰阿爾裨為元人。蓋野鴻未登朝籍。故引證或有所錯悞。而詞臣輩亦沿其失。何其舛也。

吳制府

吳公達善任楚督時。擒捕江洋大盜甚夥。已載之前卷矣。近聞其鄉人言。有童子竊葱數莖。為肆人告發。公即請王命誅之。人皆以為過當。公曰。數歲童子。即兇殘。若是俟其成立。為大盜無疑義矣。其嗜殺也。若此。又聞其父為西安駐防家。甚富。嘗牟利於主算者。主算者算盡錙銖。其父猶以為未足。主算者艱然曰。然則一本萬利。莫讀書若也。其父恍然悅服。因延名師督課嚴肅。故公昆仲者。以科第起家。至今為巨族云。

胡合菴

胡合菴太宰。任楚撫時。有下僚進謁。以事為公訓責。下僚請罪。自稱糊塗。該死者再。公以犯其嫌名。因曰糊塗。又復無禮。此所以宜責也。其人始悟。人傳為笑柄云。

畫晦

戊寅春雨澤稀少。狂風日起。浴佛日。余結伴遊萬壽寺時。天氣晴和。熱甚。着單衣。猶覺揮汗。午後黑雲由東南來。風沙霾暗。余即驅車歸。甫入室。猶未解衣。天頓昏黑。室中燃燭。始能辨物。至逾時。噴火雲四起。天漸明朗。而暴風愈甚。竟夕乃已。亦一異也。聞市廛車馬沸喧。路人皆不敢行。有老嫗佝僂。為風吹斃者。又有遺失幼孩者。一時傳為談柄云。

孫文正取四城

嘗讀孫徵君夏峯集中。孫高陽相公行狀。載崇禎庚午收復永平四城。頗多偉績。以為諛墓之文。例多溢美。近讀八旗通志。乃知當時。文皇帝雖東歸。所留守者。皆一時勇將謀士。如圖雄勇公賴。圖果毅公爾格。范文肅公文程。及勞薩葉臣等。俱在圍中。高陽能以新集烏合之兵。力撻其鋒。使諸名將棄城遠去。實一時之奇捷。較之韓蕪王大儀鎮岳武穆朱仙鎮之功。有過之無不及者。明莊烈帝乃視為泛常。僅陰一錦衣指揮。其後因凌河之役。立加罷斥。真實不酬功矣。然則亡國非不幸也。

法時帆謔語

某司空督學中州時好出搭題以防割襲之弊致經文多割裂法時帆學士心惡其行其後某復督學楚中往辭法公公多所獎譽某心喜悅及臨行時時帆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為諉誣可乎某詢其姓氏時帆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載請公慎勿將其文再行割裂也聞者撫掌

睿忠王致史閣部書

純皇帝嘗閱睿忠王傳以其致明史忠正公書未經具載回札因命將內閣庫中所貯原稿補行載入以備傳世真大聖人之用心初不分町畦也嘗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變捉刀答書為侯崇宗方城之筆也二公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察時明理答書義嚴詞正不惟頡頏一時洵足以傳千古亦有賴忠王閣部二人之名節昭著故也

洛翰

高皇帝創業之時有洛翰者本劉姓中原人以瀟至遼初給事於建州頗勤儉有勇力高皇帝賞識拔為侍衛覺羅龍某叛時陰夜懷刃入高皇帳公覺以手格之四指皆落卒衛上以出後猶能執銳禦敵高皇帝嘉之倚為左右手卒於起義

之前故不得預五大臣之列。今其裔隸內府。聞先恭王言。王若霖太史曾為公作行狀。手書鐫以行世。惜未覩其本也。

侍衛結銜之悞

國朝定制。凡御前朝夕侍側者。名御前侍衛。其次曰乾清門侍衛。無論王公武大臣侍衛等皆充之。其六班值宿者。統名領侍衛府侍衛。以分等級。近日武進士改充侍衛者。其門榜皆書御前侍衛。相沿成習。實為僭妄。余為散秩大臣時。曾屢向侍衛處主事等言之。令其回堂飭禁。彼皆以為不急之務。未即更正。不知實為紊亂官階也。近讀錢辛楣詹事所作許提督成麟神道碑。亦誤書為御前侍衛。公為當代考據名家。乃亦未諳本朝典故何也。

魏柏鄉相公

國初名臣二魏公。世人多以蔚州為巨擘。今觀二公家乘。蔚州初為馮銓所重。雖云座主。究係比昵。匪人後。又以海昌株連罷官。及復召後。以撤藩事請誅。明米二公乃蹈袁盎故轍。又以地震請誅索相。以應災咎。亦有違宋景之心。至吳逆叛時。首建招撫之策。有七旬苗格之語。雖曰持重。幾悞國事。尤非大臣之所用心。至柏鄉相公。

居諫垣時首劾張縉彥為明莊烈復仇其後屢劾劉正宗陳之遴諸閣臣為章皇帝所引重至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尤為預測奸謀其要語曰滇黔蜀粵地方邊遠今將滿兵遽撤恐一旦有變有鞭長莫及之虞再荆襄為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以一重臣督之無事控制邊區以消奸宄窺測之心有事驅除以通四方水陸之道之語為尤卓識使當時用其言可無三逆同叛之禍其相業勝蔚州多矣。

乾隆初年督撫

純皇帝初政時擢用滿洲諸臣為封疆大吏皆極一時之盛若簡儀親王尹文端公黃文襄公等事已具載矣其他如那公蘇圖以武臣起家歷任七省制軍薨日家無擔石其撫苗一疏議論宏遠預識末年紅苗之亂尤為卓見吳春麓侍御嘗讀其疏謂余曰那公初無赫赫名乃能深慮至此反勝黔督名將多矣時黔督為張公廣泗以知兵著也馬公爾泰為費直義後裔任兩江閩省諸制府亦以廉謹稱職策公楞

為果毅公裔性剛毅頗為僚屬所怨然識見明敏卒為世重雅公爾圖明醫理嘗侍孝聖憲皇后醫藥為純皇帝所倚重其任河南撫時亦以廉潔著其請罷祀田

制府文鏡一疏世多稱之傅公德清貞剛介素談程朱之學為徐文定楊文定二公

所賞識任豫撫時前撫臣王士俊以苛酷為民所怨公下車時立更其制歡聲遍野
有三月魯治之稱去任時萬民挽車泣送擁塞閭巷實皆干城楨幹之選不負上
委任之專也

元初人物之盛

余以三代下之人品醇正可繼美商周者惟東漢及元初而已却特氏起自沙漠一
時所用將相如耶律文正楊中令惟中之相業許文正竇學士默姚文憲樞之文學

劉太保秉中之謀畫商孟陽挺郝伯常經之剛直廉中書兄弟之忠梗史丞相天澤

伯右相頰之戰功張都統宏範李統制恆阿太尉亮之勇略率皆拔出一時者較諸

褒鄂房杜相業相似而醇茂過之豈趙中令曹武惠所能企及蕭曹徐常輩之機詐
齷齪者更無論矣其後漸染漓俗專用國人致使至元仁政頽敗而喪亡隨之亦自
貽伊戚也

李御史

乾隆初李御史慎修德州人。身軀傴僂而敢言直諫。上於上元夜賜諸王公大

臣觀火戲公嘗諫阻之以為玩物喪志。上喜吟詩公亦諫恐以擣翰有妨政治。

上韙其言。見御製詩注中。上嘗召見曰。是何渺丈夫。乃能直言若此。公奏曰。臣面陋心善。上大笑。又當時以錢貴。故諸大臣議變法制。公上疏阻之。歷舉前代之政。洋洋萬言。已預料近日錢價僭貴之弊矣。

滿洲跳神儀合於禘祭

余考滿洲跳神儀書前卷矣。近聞宗老云。其南嚮陪祀正中位為祀。始祖之莫知名者。故俗呼神位為祖宗版。良有以也。按古董子云。禘者禘其所自出也。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與今滿洲所祀者。殊多相似。然則跳神禮儀。實沿古明堂之舊制。益有徵矣。

自鳴鐘

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表。制造奇邪。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為玩具。純皇帝惡其淫巧。嘗禁其入貢。然至今未能盡絕也。按唐書天文志云。渾天銅儀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上置鼓以候刻。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辰。至一辰亦自擊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鈞鍵關鑰。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然其制作亦有所仿矣。

史書氏族

魏收作北魏書。所有名公巨卿。皆以氏族類序。世系釐然。至其人無足載者。亦必書其官爵。有類譜牒。誠非史例。然拓跋一代氏族賴茲以傳。今人猶可溯其門第。金元二代修史者。昧於是例。故其傳記。踏駁多所遺落。致有速不台一人二傳之悞。見譏於後。當時若用魏氏之例。烏能羸亂至是哉。後之修史者。所宜知也。

轉菴和尚

近讀吳留村遺稿。與轉菴和尚書。實有裨於史官。故詳載其事。和尚俗姓孫名旭。餘姚人。嘗中順治丁酉武乙科。家甚豪富。君喜施予。鄉人咸感其惠。有盜邱甲聚不逞者數百人。肆為閭閻之害。邑令不敢擾君。慨然曰。目覩鄰里受害。而不為之救援。非夫也因。選強弓利矢。命壯丁負韜夜攻其巢。咸射殺之。獨邱甲潛逃。隱恨刺骨。時海禁森嚴。君素慕鄭延平知兵。嘗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鄭公。蓋用明太祖獎王保保語。邱甲挾蜚語。訟諸邑中。邑令亦素有嫌隙。因誣君通海上。置諸獄中。君素勇健。夜毀桔踰垣出。匿某上舍家。久之。亡走滇南。會吳逆叛。偽將軍韓大任招致帳下。甚為賞鑒。曰。真奇男子也。會大任屢寇海鄉。為安親王軍所阻。吳逆促其師期。大任爽然。

曰吾竭力以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君聞其語大悅曰此丈夫報國時也因說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亦至矣為之闢地攻城戰無不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未聞王有尺素之詞為之獎譽今一旦偶愆師期即肆意辱罵儼然以奴隸待之今天下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連夫大業既成吾恐君家鐘室之禍復有見於今也韓為之色沮會先良王遣姚制府往招撫大任遲疑未決君復進曰今大清恢復閩越事業已成吳王之敗在於目睫將軍何尚作兒女之態致有機宜也大任乃從招撫先良王承制表授道銜君慨然曰吾本朝廷赤子不幸陷於非罪不得已逃諸賊數今得返歸鄉井復為盛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縲囚之軀有污章甫之榮也哉因辭職不受久之雞髮為僧居杭州侶雲菴號轉菴和尚年八十餘始逝亦近代奇人也

王奮威

惠定宇精華注載王奮威進寶之下保甯賊將據邑不降公披襟曰何不射我賊眾愕然公因說以順逆賊人開關延入井里不驚曰此仁義將軍也近閱唐書馬北平之下長春宮賊亦引弓不射王知有降意因令其西拜朝廷賊人因斬李懷光以降

古今名將之相同也若此

佛言須彌山

佛經言須彌山高數萬由旬。日月繞山週行。為其山影所蔽。遂分晝夜。其言與歐羅巴之術不同。然泰西之法。因天度地。以分度數。今南北兩極。實有徵驗。非佛氏荒誕可比。蓋經文盛於六朝。其時何承天輩。皆言蓋天之術。故閣黎輩。剽襲其說。未必果出於佛言也。貝勒存齋主人永錕言。今日之翻譯經典。即如南人學習國語。祇能彷彿大概。至其曲轉微妙處。終有一間未達者。真有識之言也。

和相後裔

和致齋當權時。赫奕一時。其賜死後。門楣衰替。其子豐紳殷德。號天爵。善小詩。俊逸可喜尚。和孝公主初。賜貝子品級。因父獲罪。降散秩大臣。中年慕道。與方士輩講養生術。余每嬉侮之。卒以致喘疾。號數旬。死。年未交不惑也。相公弟制府和琳有子名豐紳伊綿。號存谷。初襲宣勇公。嗣降襲其祖廕。一等輕車都尉。善堪輿。貴家爭延致之。間有驗者。以抑鬱故。飲醇酒。近婦人。卒以勞瘵終。去其弟沒未數年也。惟餘一幼子。年甫四齡云。

名臣論識

余幼讀邱文莊言。以海運為必不可復。可省國家經費無算。後見陳瑄十議。乃知明成祖原欲復海運。以其害多利少。乃罷其役。又向以當復肉刑。若以髡治罔上。以則治軍律。以則治盜。以則治貪。可歲免死百餘人。嘗執此論。與韓桂船司寇辯詰。韓莫能答。近讀宋臣杜純傳。王安石時欲復肉刑。先議以則減盜死罪。純論曰。利慾所在。勢莫能遏。今以死懼之。歲犯刑者猶不減千人。若以則代死。罪人知不死。犯者益眾。是誘民為非也。安石乃罷其議。可見古人見識宏遠。非吾輩所及也。

湯義仍製曲

湯若士四夢其詞。雋秀典雅。久已膾炙人口矣。近讀唐書。始知明皇東巡陝州。守進百寶牙盤及綵舫獻伎。乃韋堅事。吐蕃信唐間諜。誅殺悉囉囉丞相。乃蕭嵩事。皆載在正史。若士取材於茲。託為盧生夢中事蹟。以真為幻。亦可喜也。

以羊運糧

乾隆末。廓爾喀用兵時。和制府琳督糧餉。以久戰荒微。艱於轉運。公乃命驅羊負米。以濟軍食。人服其智。按金史。承安中北邊準卜叛命。丞相襄征之。賊人遁路既遠。

僉患乏食之虞。完顏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追之。襄從其言。遂擒賊首。固先有行之者矣。